



稼村類藁卷第十七

講義

九卦十三卦

古豐王養山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編
七世從孫冠刊行

洪平齋云易有九卦善一身十三卦善天下嘗因易而求之
書九卦正德之事也十三卦利用厚生之事也試以九卦言
履德之基也聖人既踐實地以履是德矣而無以執之懼其
易於轉移也於是正謙以為之柄既有所執矣而無以定之
懼其流於放肆也於是復以為之本既有所本矣而無以固

之懼其本之搖也於是乎恒以為之固既固矣可自足乎必有以損己之欲以修其德既修矣而又益己之善以裕其德既裕矣聖人猶不敢自己也猶謂夫天下之事安得其常通而不至於困也聖人於此既有以取乎井之冽而不食使在我者常清又有取乎巽之順而能直使在我者不撓以是為處困之道而德之基益壯矣非書所謂正德之事者乎若夫利用厚生之事則吾於十三卦有考焉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以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而教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庖犧以前未有耒耨也於是為之網罟使斯民享田漁之利至神農之時始教之以耒耨而民有食矣而不皆

有也於是乎天下之民聚日中之貨使斯民交易以通其有無此庖犧神農氏之易作非書之所謂厚生之事乎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誠謂夫上古聖人既有以厚民之生而未有以便斯民也是以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自乾坤以至於夫皆所以開物成務以前民用者也楊誠齋之說曰自斯人之寒而皮未知織組之製也於是乎作衣裳自斯人之出入阨於川隔而道漸也於是乎作輪轡自斯人之虞於寇攘而懈於守禦也於是乎作門旂自斯人之知有耕耨而未知春作也於是乎作杵臼自斯人無爪牙以自衛而憂於搏噬也於是乎作弧矢自斯人穴處而病於濕也於是乎作宮室自斯人屯而戚於藁稗之掩也於是乎作棺槨自斯人之苦於結繩而無相藉也於是乎作書契是皆制物尚

象以便斯民而百姓莫不日用而不知者此黃帝堯舜之易
非書之所謂利用之事乎嗟乎書言正德利用厚生而其事
乃載於易學者可不深考乎然利用厚生皆始於正德故書
曰德惟善政自德而政政即利用厚生之事也抑又論之以
十三卦而論由後九卦言之無非脩物以為民用由前三卦
而言之於此益見聖人所以為民立命之意學者尤當於書
求其旨今觀曰漁之取於離即所謂奏鮮食耒耨之取於益
即所謂奏艱食也交易之取於噬嗑即所謂懋遷有無也嗚
呼善觀易當觀之書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
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
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

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觀子張問交一段全是聖人氣象孰謂子張而有是言哉子
游則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則曰堂上乎張
也難與並為仁矣以難能難與之人而能發尊賢容衆嘉善
矜不能之語何也蓋嘗文之而得其說矣子張嘗問仁於夫
子夫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
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為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夫子答子張頭兩句便箴是子張侮人者也夫子訓之以
恭子張不能得衆者也夫子訓之以寬如信敏惠皆所以救
其偏而進之道何者不恭則何以尊賢而嘉善不寬則何以
容衆而矜不能以子張而有尊嘉矜容之語竊意在夫子答
問仁之後有以變化其氣質故今日之子張非前日之子張

矣子游曾子所以病子張者竊意在子張未問仁之先自子張領會夫子為仁之旨賢則尊之善則嘉之非自恭則不侮中未歎衆則容之無能則矜之非自寬則得衆中未歎學者惟見其為恭寬之子張而不見其為難能難與之子張聖人之善於化人氣質如此夫仁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而斯人者與我並生於天地間者也君子一身斯人之責萃焉斯人也皆我也我豈能以絕夫人哉此子張之所以謂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蓋知夫人即我也不敢以我而絕夫人也非絕人也自絕也夫以人視人則與我為二以我視人則人與我為一嗟夫人而賢也彼自賢耳人而善也彼自善耳於我乎何與而我乃尊之嘉之何也人之賢我賢也人之善我善也我而尊之尊我也我而嘉之嘉我也人而為衆人耳人而不能耳於我乎何恤而我乃容之矜之何也人之為衆人我為衆也人之不能我不能也我而容之容我也我而矜之矜我也嗚呼孰謂子張有是言哉子張自聞恭則不侮之語然後知所以尊賢所以嘉善子張自聞寬則得衆之語然後知所以容衆所以矜不能吁非夫子之教則難能難與之子張豈知恭寬之為仁也哉甚矣人之氣質不可無所化也亦甚矣聖人化人之速也大抵聖賢生世皆有天命人窮之責以斯人之即我幸而為賢為善者何少不幸而為衆人為不能者何多子張則曰皆我也吁非聖人孰能變子張之氣質哉自夫世人之狹於待夫人也其於人之賢者則曰彼未必賢於我也其於斯人之善者則曰彼未必善於我也我而忽之

忌之可也其於斯人之衆人則曰彼不如我也其於斯人之
不能者則曰彼何足與於我也我而斥之棄之可也嗟乎何
其狹於待人也子張未聞恭寬以前雖同門之子游曾子且
難之子游則曰難能曾子則曰難與斯人也敢近之哉及其
聞夫子之言則又一子張矣先儒謂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
故門人皆不許其為仁此未聞恭寬以前之子張也惟其外
有餘故一聞斯言而即變非特夫子之言也嘗讀秦誓而有
感夫古人之用心也古之人其心休上焉其如有容焉人之
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夫人之彥聖而好之其
有技者若己焉其為尊賢嘉善之意至矣而猶休上焉其為
容矜之意藹然言意之外寧有一毫忿嫉于頑之意哉孰謂
子張而知此意乎雖然子張之取友固不失為皇極并包兼

容之道子夏之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截乎其嚴者取友必
端之意也夫子嘗謂曾子曰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
謂也曰商也好與賢者處賜也說與不若己者處與賢者處
可者與之也與不若己者處是不拒其不可者也可不可之
間道之損益係焉此子夏之論所以截乎其嚴也此夫子所
謂商也好與賢者處也嗚呼此商之所以為益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配水土譬如
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
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
德川流大德敷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先儒謂鄉黨一篇寫夫子之真嘗讀鄉黨至閤上如也此夫
子之出辭氣自君在跽蹠如也至私覲愉々如也此夫子之

動容貌自君子不以紕繆飾至齋必有明衣布所以紀夫子
之服飾也自齋必變食至齋如也所以紀夫子之飲食也自席
不正不坐至不親指所以紀夫子之應事接物也雖然此以
迹求聖人也聖人而以形迹求淺矣聖人其大造化乎門人
之善形容者莫如子貢子貢曰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
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又曰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
可階而昇也子貢以日月形容夫子盡矣乎曰未也門人之
善形容者又莫如有若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
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禽泰山之於丘
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乎其類拔乎
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以山海形容夫子盡矣
乎曰未也門人之善於形容者又莫如曾子曾子曰江漢以

濯之秋陽以暴之皞上乎不可尚已曾子兼江漢秋陽以形
容夫子盡矣乎曰未也然則如何而可曰諸君子然哉
然登夫子之堂讀夫子之書徒見乎瞻之在前而不知所以
在前為何如徒見乎仰之彌高而不知其所以彌高為何若
徒見乎宗廟之美室家之好百官之富而不知其所以美所
以好所以富者為何在盍相與論聖人之大造化乎然則必
如何而可以盡吾夫子也萃天地造化之大於夫子之一身
其惟子思仲尼一章乎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
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
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
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謂非萃天地
造化於夫子之一身乎嗚呼盛哉此夫子之所以為夫子也

堯舜之所以為堯舜文武之所以為文武天地之所以為天
地皆夫子分內事故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
水土堯舜曰祖述以其道之所從出也文武曰憲章以其道
之所由備也天時曰律如律調之也水土曰嚴如服嚴之也
不時不食迅雷風烈必變律天時之事也居魯而縫掖居宋
而章甫嚴水土之事也財成輔相各遂其宜非有所增益也
是道也充滿天地周流四時著明日月流動萬物皆並行而
不相悖者也語其德之小則謂之川流語其德之大則謂之
敦化言天下無物不生育也如是則與天為一矣故曰此天
地之所以為大也然子思此一章不特萃天地造化於夫子
之一身抑且合殳賁有若曾子諸子所以形容夫子者萃於
一章而中庸前數章又皆總括乎此嗚呼盛哉此夫子之
以為夫子也試以中庸前數章考之舜之大知文王之無
武王之達孝此中庸言舜文武也而此一章則言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中庸雖不言堯而舜述堯者非中庸之所謂堯
舜文武者乎悠久無疆此中庸言天時也不重不洩此中庸
言水土也而此一章則言上律天時下嚴水土非中庸之所
謂天時水土者乎高明博厚此中庸言天地也至誠無息此
中庸言四時也常久不已此中庸言日月也而此一章則言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
之代明非此中庸言天地四時日月者乎大哉聖人之道洋
洋發育萬物此中庸言育萬物也而此一章則言萬物並育
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此非中庸之所謂育萬物者乎
淵乎其淵浩乎其天此中庸言達天德也而此一章則言小

德川流大德敦化此非中庸之所謂達天德者乎以是觀天
地造化之妙散見於中庸數章而皆總括於此一章又萃而
歸之夫子之一身嗚呼盛哉此夫子之所以為夫子也夫子
其集中庸之大成也歟何子思之善於形容也然則子思之
形容夫子盡矣乎曰猶未也何也夫子太極也天地水土日
月四時與夫川流敦化極其妙則無體可求矣孰謂夫子而
可以形體求乎抑嘗因是而有疑焉子思孔子之孫也為人
之孫而字其祖何也子思蓋謂仲尼者六經之仲尼也千萬
世之仲尼也吾豈敢私之以為己祖哉是又一孰安國先君
孔子矣安國之稱先君是一家之孔子何其善喜夫子也或
曰中庸何以稱仲尼者再也中庸第二章仲尼曰君子中庸
小人反中庸子思所以繫仲尼於中庸之上者蓋以夫子集

中庸之大成者也是以總括前數章天地造化之大而歸於
夫子之身况敢私夫子以為己祖哉嗟夫仲尼之為仲尼非
孔氏一家之仲尼也六經之仲尼也千萬世之仲尼也嗚呼
盛哉夫子嗚呼盛哉夫子此夫子之所以為夫子也

象曰大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以左右民

泰其上古之極治也易十變而成泰開闢之世也屯蒙鴻荒
之世也需訟結繩之世也師比阪泉涿鹿之世也畜履書契
之世泰其唐虞雍熙之世乎因是而推唐虞春也溫上乎其
和也夏假也假者大也長養之時也故虞書言夏之政其善
在養民商秋也擊斂之時也故先儒言商之政嚴厲而駿發
周冬也天運一周成一歲也然則四時之運其遂窮矣乎曰

窮而不窮也周而復始也春而夏而秋而冬而春也然而周以後奈何不常春也嗚呼安得挽三代以後之天下而春之夫以四時配唐虞夏商周亦猶康節以十二時配元會運世上下數千萬年也謹按周易一陽之生於時為十一月於卦為復二陽之生於時為十二月於卦為臨三陽之生於時為正月於卦為泰蓋嘗攷之易六十四卦一卦具一象一象具一事惟泰之象無三才而言他卦則皆指一事而言也泰之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聖人中三才而立以財成輔相左右之責萃而歸之一身財成者何因天地之道而均以節之之謂輔相者何因天地之宜而順以導之之謂左右者何天之生民作之君以為之司命也嘗愛橫渠有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

太平則言也惟泰足以當之泰之所謂財成輔相者是為天地立心也泰之所謂左右民者是為生民立命也夫如是則能為萬世開太平矣泰於月為正書言月正元日則正中有元也泰雖不言元亨而未嘗不言元吉橫渠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而又繼之以為前聖繼絕學審吾道之絕續又泰否之所關雖然主張吾道其惟泰之君子乎泰之象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誠齋嘗謂泰之為泰可以一言盡者交而已然而泰之象象三言交而六爻不言交何也嘗攷之泰六爻雖不言交而九三一二言際際交際也九三一爻介乎陰陽交際之間故九三之象曰天地際也交者何陰陽之界限君子小人之所攸分也否則變而為否夫今泰之君子固已在內而白駒空谷猶有

人焉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泰之初九也繼今以往僅能
盡天下之君子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泰
不在茲乎

焉

稼村類藁卷第十七

稼村類藁卷第十八

古豐王義山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編

七世從孫冠刊行

講義

伊尹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
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
予覺之而誰也

按伊尹此語萃天下之責於一身而不辭如所謂非予覺之
而誰者此語尤緊切直以天下之愚由己當是時任天下之
責者也湯大聖人也伊尹則曰其責不專在湯也嗟夫天下

之人於伊尹乎何與而伊尹若是哉天下之大有一夫不獲者伊尹則曰時予之辜凡當時之不獲者皆未覺者也天下之人有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者伊尹則曰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凡當時之不被堯舜之澤者皆未覺者也舉天下什百千萬覺矣而有一未覺焉若未甚害也伊尹若無所容其身自謂有餘責矣此伊尹所以不曰予天民之先覺則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又直截謂非予覺之而誰伊尹凡二言予者蓋盡以其責歸諸已也以已之昭昭使人之昭昭盛哉伊尹厚待斯人之心也嗚呼不有先覺誰開我人夫人未有不具知覺以生者特所覺有先後耳先覺如伊尹豈忍視天下之未覺而若是憇哉孟軻氏謂伊尹自任天下之重如此天下湯之天下也伊尹以湯之天下為已任若無與於湯者嗟

夫天下固湯之天下也伊尹何敢諉其責於湯而曰非我也湯學於伊尹湯亦待伊尹而覺也天下之任有重於此乎嘗怪韓愈原道有曰堯以是傳之舜以是傳之禹以是傳之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子孟軻而伊尹則無與焉愈豈知道者張無垢曰堯舜禹以後湯以前全是伊尹接得來中間無伊尹斯道之脉果誰繼堯舜禹以後湯以前伊尹是一箇大接頭孟軻氏論道統五百餘歲而一傳自堯舜禹以至湯無伊尹而言愈置伊尹於不論非知道者真西山謂愈本不知道因作文以見道誠哉是言使原道而曰堯以是傳之舜以是傳之禹以是傳之伊尹伊尹以是傳之湯吾何尤嘗以書考之伊尹之先覺不特覺當時之人且覺天下後世自孔子孟後以至近世大

儒其格言大訓多出於伊尹五篇之書人但知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習之說自夫子始不思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則性習之說伊尹曾說來人但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日新之說自湯始不思終始如一時乃日新則日新之說伊尹曾說來人但知君子以常德習教事常武美宣王有常德常德之說自易與詩始不思常厥德保厥位則常德之說伊尹曾說來人但知孝弟為仁之本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事親從兄與夫孝弟之說自孔孟始不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則事親從兄與夫孝弟之說伊尹曾說來近世大儒有主一之說不思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則主一之說伊尹又曾說來有不式以二不參以三之說不思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則不二不三之

說伊尹又曾說來若夫曰先知曰先覺曰天民其說皆始於伊尹真西山謂學之一字自說命始不知師之一字

又學之所從出前乎典謨所來發而伊尹發之伊尹所以詔來世開後學者不特先儒不能外雖孔孟六經不能外也謂非先覺可乎然吾既責韓愈原道不及尹又深不取乎愈之不知尹為任道之重觀其上宰相書曰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若已推而內之溝中是知有伊尹矣而止以相業稱豈知道者耶知尹者惟孟軻氏其言伊尹任天下之重者九三既曰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又曰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又曰伊尹聖之任學者徒知所謂任而不知所以任嘗考之書伊尹言尹又言躬於太甲則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又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於咸有

一德則曰惟尹躬暨湯夫言尸必言躬伊尹蓋謂任天下之重者身也吾豈敢私其身為己之身身者天下之身也不然伊尹何以曰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所以言尹必言躬也不特言尹必言躬又曰惟尹躬惟者我所獨也前兩箇惟字其毅然自任畧不少遜即孟軻氏當今之世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之誰猶所謂非予覺之而誰之誰後一箇惟字不過言與湯同一德而已即夫子謂顏淵曰惟我與爾有是夫之惟伊尹三言惟尹躬而兩歸之已孟軻氏謂其任天下之重而又曰自自者人不能任而惟我獨任之謂也曾子曰上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曾子論任重而歸之道伊尹自任以重而亦歸之道有以異乎無以異也抑嘗於書而有疑焉說命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耻若撻於市孟軻氏亦曰伊尹以堯舜之道干湯又嘗舉伊尹之言曰與我處畎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夷考伊尹五篇之書曾無一語及堯舜豈偶遺之耶抑告湯堯舜等語在逸書中耶不然傳說孟軻氏之說為溢美耶竊意湯學於伊尹非從事乎口耳之學而尚書所不載者皆不可言傳之妙也嗚呼伊尹任天下之重以身而所以覺成湯者當於何求曰在心

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
惟后恭摯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曾聰
明作元后

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堯受之堯授舜、授禹三聖

相授守一道也蓋嘗論之堯之授舜則曰咨爾舜允執厥中堯只說出一箇中字於是中之名立道之名未有也至舜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於中之外又說出一道字於是道之名立舜於道之外又說出一箇中字所謂性理等說未有也古今論斯道之相授受必曰堯舜禹至湯武則曰二聖人以征伐取天下豈知二聖人有功於斯道甚大皆堯舜禹之所未嘗言近世真西山雖能為湯誥發明而不及武王武王泰誓中語學者又只作誓師等語讀過試與諸君評之按尚書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斯言也前乎典謨未發也千餘年後子思得之為中庸西山云中庸首章全是總括此數語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即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也率性之謂道即若有恒性也修道之謂教即克綏厥猷惟后也讀中庸者誰知自湯發之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曾聰明作元石斯言也前乎典謨訓誥未發也二千餘年後橫渠得之為西銘西銘起語全是總括此數句乾稱父坤稱母即惟天地萬物父母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即惟人萬物之靈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即曾聰明作元后也讀西銘者誰知自武王發之中庸子思所述先儒西銘與濂溪太極圖伊川易傳序春秋傳序是四件大文字二書之作其原皆始於湯武不特此也湯歸自亳作湯誥曰嗟爾萬邦有衆明聽予一人誥其在湯誥曰凡我造邦無從匪彛無即惇滯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武王訪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釋倫攸斃禹乃嗣興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彝常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此常也即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之彝也二聖人於書一則曰彝典一則曰彝倫彝之一字又前乎堯舜禹之所不發者謂非上聖人大有功於斯道可乎今觀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等語不特為子思中庸發端且為千萬世發出一箇性字孟子謂堯舜性之湯武身之謂湯武身之可乎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曾聰明作元后武王此語不特為西銘一篇綱領天子作易乾父坤母之說亦自秦誓中來二聖大有功於斯道也如此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詩人言人才之盛多以水言菁莪之詩曰菁莪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矣其首章曰菁莪者莪

在彼中阿釋者謂菁上盛貌莪莪蒿也中阿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才如阿之長莪菁上然也泮水之詩曰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其首章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釋者謂泮水泮宮水也芹水草也樂僖公修泮宮之水而往觀之采其芹也詩人詠人材之盛而取諸水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嘗讀文王有聲之詩又知周家育材之盛芑上然如芑也文王有聲不特為武功成而作其卒章則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夫曰莪曰芹曰芑皆非水不生活也嘗取其詩而讀之一則曰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上邑之名自此始一則曰作城伊瀆作豐于匹豐城之名自此始詩人之意蓋謂周家人材之盛辟猶芑生於豐水之中然表記又謂豐水有芑武王數世之仁者何也周自文武以至宣王數世

矣宣王當四方既平之後正新美士習之一機故詩人又以
芑歌之是芑也即豐水之芑也至宣王則又采是芑矣今吾
之田雖與周之豐不同然其為育材則一也吾黨之士盍亦
相與歌曰維豐之水兮清且漚漪士游其間兮挹彼注茲維
豐之水兮清且漚漪士游其間兮其樂無涯維豐之水兮清
且直漪士游其間兮相與泳思又歌薄言采芑兮于山新田
其芑伊何可茹而連薄言采芑兮于彼菑畝其芑伊何可擷
而取薄言采芑兮于彼中鄉其芑伊何可掇其芳乃賡載歌
曰昔我有周作芑于豐維我豐永與周攸同昔我有周作豐
伊減維我豐水與周伊匹矧是豐水芑生其中寔茂且繁長
育之功為豐之士者繼自今以往以淵其淵浩其天者
充此心之天以源泉混其不舍晝夜者養此心之源毋根莠
其志以傷此芑毋荒落其學以戕此芑毋揠苗助長以賊此
芑將見豐水人材之盛不專美於周矣然水不在深有龍則
靈越我豐水地靈人傑所以靈此水者有物焉夫物之靈者
莫如劍而豐之劍一曰龍泉一曰大阿蓋水而無劍無以
靈此水劍而無水無以靈此劍異哉劍之所以靈者水也諸
君氣軋斗牛韜光晦耀是猶劍之貯匣安知無夜半望氣者
即吾豐城而出之挽吾豐水而淬之劍得久貯於匣歟吾邑
之士勉乎哉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

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

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

甲第紛上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今廣文飽矣士且柰何

哉雖然一飯耳士豈為一飯而來耶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為能士固不為一飯而來也亦或者為一飯而來也飢寒一字不堪煮有時乎不能無是餒矣然則士豈可以無養乎士不可以無養則養不可以無田養上尚矣以學則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則學有異制以禮則有虞氏養以燕禮夏后氏養以饗禮殷人養以食禮周人燕修而用三代之禮則禮有異宜然其為養則均也雖然此論養老耳至於四代之養士尤有當講明者焉或謂有虞氏所養止於老而不及士何則士之名典謨不載也三代始有士之名不特養老為然也或謂三代養士止於詩書禮樂養士之心而不

及其身非不及乎其身也田井矣為士之家各已授田矣當是時何士非民何民非士其聚於學也自食其食而無所仰乎官學校以養士之心井田以養士之身學雖無田而家有田嗚呼士而為三代之士何其幸歟三代表校庠序皆廢齊一國耳且欲養弟子以萬鍾校庠序雖廢而猶幸養之名存漢人謂夫子養其徒三千雖事不經載然養之一字猶可為求者勸漢以東精房所建羸糧而從者動千百計唐興廣學舍千二百區盛矣然所以養者何居洪平齋謂士生三代之時教養一出於上士生三代之後自養而自學嗚呼士而不得為三代之士可悲矣嘗謂自校庠序既廢之後學之或廢或興田之或有或無姑勿論猶幸家塾存焉雖自養自學然儒者所以三綱五常扶植天地以至丁今家塾力也嗚呼三

代以前無地無學三代以後無家無塾盛我家塾之有功於
斯道也惟此既建郡學矣又建東湖宗廟二書院矣於八邑
之學又建學焉教之者既有其地養之者又有其資果何負
於爾士哉然竊嘗惟夫今之所謂養士者日質明群弟子
趨而入大冠絀如大檐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其秀而甚
文也相與坐於堂之下鼓而升颯也如春蚕之食葉飯已則
往矣挑弓連弓在城郭嗚呼上之所以待士者何厚而士
之所以自待其身者何薄耶雖然教而養上之厚於士也食
而學士之厚其身也養而得其均職教者責也職教者盍曰
維年之豐廩之充其比如櫛其崇如壘一粒以上當與同志
共此春毋使或者得以議吾之不公為吾黨者去亦曰志在
溫飽考其志毋乃卑也論古人考讀書而誦詩者補安之考
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噫謀道不謀食考豈一飯而能使吾之
不餒而

稼村類稿卷第十九

古曹王義山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編

七世從孫冠刊行

講義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有胚胎此者有芽甲此者有萌蘖此者日發生不已日長育不已日充滿流動不已然則孰使之然哉元也元其萬物之一初乎是元也於四時為春於五行為木於四端為仁生生之理無間可容息故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資始者資之以始也故人君體元以居正命曰元

命德曰元德其紀正朔則曰元年其出萬物之上則曰元首
其為萬國之王則曰元后乾以此元而統天人君體此元而
統天下噫此元之所以為大歟嘗因是而推之六爻矣伊川
謂乾之初九潛龍勿用與側微時也乾之九二見龍在田
佃漁時也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夕惕若厲無咎舜玄德
升聞時也乾之九四或躍在淵舜歷試諸難時也至乾之九
五飛龍在天舜為天子矣伊川此說竊以為未盡然也嘗謂
乾之六爻唯湯武當之初九潛龍勿用湯在亳武王在西土
時也九二見龍在田湯使亳眾往為之耕武王觀政時也九
三夕惕若厲無咎湯德言足聽聞武王夙夜祗懼時也九四
或躍在淵湯升自亳武王戰于牧野時也至九五飛龍在天
湯武為天子時矣藝祖時王昭主系講乾至九五謂今日正當

此亦猶是也何以見湯武當此一爻乾文言釋九四一爻
曰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革七命之革也晦翁謂此一革非細
有仙凡之異舜揖遜之時也非革之時也革之時惟湯武當
之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蓋乾道乃革正湯
武革命之時而龍在天則天下利見乎大人矣或曰乾之大
人以飛龍言革之大人以虎變言何也獨不觀之乾乎乾之
卦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是以乾之功用極而
至於天下平然萬國咸寧乃可以言天下平之效有一不寧
不可謂之咸亦不可謂之平矣必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
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然後謂之咸寧謂之天下平萬國而
有一國不為帝臣便不是咸寧便不是天下平必東漸于海
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然後謂之咸寧謂之天下平萬國

而有一國不暨聲教便不成寧便不是天下平必我成成文
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然後謂之咸寧謂之
天下平萬國而有一國不丕冒便不是咸寧便不是天下平
必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後謂之咸寧謂之天下
平萬國而有一國不服便不是咸寧便不是天下平必黃支
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女來貢其珎然後謂之咸寧謂之天
下平萬國而有一國不貢珎便不是咸寧便不是天下平必
舟車所至人跡所通天之所履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
隆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然後謂之咸寧謂之天下平萬國
而有一國不尊親便不是咸寧便不是天下平不特此也天
地之間萬國而有一國不在覆載之內不特不謂之咸寧不
謂之天下平亦不可謂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之下萬國而

有一國不在照臨之中不特不謂之咸寧不謂之天下平亦
不可謂大人與日月合明中庸曰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行
同倫意此乾所以統天歟天且統况萬國乎抑又因乾元而
推元亨利貞四德矣先儒謂正下起元愚謂此語猶淺不若
云正中有元蓋正下起元則是正已了元方來絕而續也正
中有元則是正之往者未過元之來者已續正下起元是冬
後遇春穀芽上占生意也正中有元是冬裏歲春穀種內含
生意也試以剝復明之復之陽生於十一月而復之生則起
於十月之半十月雖為純陰而下半月已有陽矣非剝盡而
陽方生也蓋靜中有動正所謂正中有元也後天圖所以位
乾於亥者蓋已窺造化之蘊矣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
次第開去識無中合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易生道也生則

焉可已故曰生生之謂易

麗澤允君子以朋友講習

允之義何取乎謹按周易麗澤允君子以朋友講習伊川釋之曰麗澤二水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古今二水相附麗而有真益者莫盛於洙泗不特三千之徒蒙其澤百千萬世而下且蒙其澤也雖然此師友講明也非朋友講習也大江以西二水相附麗為郡有二臨水與汝水相附麗於撫撫則有南湖書院章水與贛水相附麗於贛贛則有濂溪書院吾洪既建東湖書院矣又建宗濂書堂曰湖曰濂皆水也前乎此時二書院離而不合今宗濂附東湖相附麗也嘗讀而有感焉詩人長育人材多以水言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菁

莪之詩曰菁_上者莪樂育人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二章曰菁_上者莪在彼中泚釋者曰泚水也菁_上盛貌莪蕞蒿也君子長育人材如泚之長莪菁_上然也泚水之詩曰泚水頌僖公能修泚宮也其首章曰思樂泚水薄采其芹釋者曰泚水泚宮之水也芹水草也樂僖公修泚宮之水而往觀之采其芹也二詩言長育人材皆取於水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然二詩止為長育人材設有長育而無講習人材雖盛不盛也學校莫盛於三代士之來游亦莫盛於三代三代之時有不談王道者樵夫笑之焉有三代之士而無講習之素哉想夫菁莪之長養泚水之涵泳何往而非講習也然講習二字不可袞作一處看講是講明習是習熟故士君子之學於易當講明其潔淨精微者於書當講明其疏通

知遠者於詩當講明其溫柔敦厚者於禮當講明其恭儉莊
敬者於樂當講明其廣博易良者於春秋當講明其屬辭比
事者而又習射以尚功習鄉以尚齒習其所謂屈伸俯仰綴
兆舒徐者習其所謂升降上下周旋禘禘者立如齋立時習
坐如尸坐時習而又以論語之時習者習吾之學以坎之常
習者習吾之教有講而無習可乎徒習而無講可乎信乎人
不可以無朋友也雖然士君子之學詎止此哉士君子之學
其積也有源其發也無涯自泉之始達以至於彌滿六合自
源泉混上以至於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講習力也今吾於諸
友遊於湖溪之上遐想子在川上之時涵泳乎逝者如斯不
舍晝夜底意思所樂寧有既乎然則樂何在漣溪愛蓮者也
蓮之盛莫盛於東湖漣溪愛蓮說作於宰南昌之日是愛東

湖之蓮也宗濂今與東湖相附麗東湖之蓮又與宗濂共矣
噫露之朝風之夕庸詎知漣溪翁不時為蓮一來耶嗚呼噫
嘻蓮花之君子兮光風霽月之與俱繼自今願與溪翁共之
濯清漣而不妖兮吾何可以不如蓮之潔兮出於淤泥而不
染兮吾何可以不如蓮之節兮其上淨植不蔓不枝兮吾何
可以不如蓮之可遠翫而不可褻兮牡丹之愛兮衆人之所
趨菊之愛兮如淵明者已希蓮之愛兮千古一人吾漣溪矧
湖濂之士兮相與講於斯而習於斯使不能自潔以辱吾蓮
兮得無愧於此水胡不曰彼澤之有藟藟兮伊若人兮有美
漣何人哉兮晞之則是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
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曰忠矣曰仁

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夫聖人
用舍行藏與天為一也顏子用舍行藏聽命於天矣聖賢氣
象便有不同處然聖人所謂惟我與爾何耶聖人以已待顏
子固有惟我與爾之辭學者以分量觀聖賢不無去聖一間
之異孟子論夫子可仕可止可久可速先儒謂便是母意母
必母固母我底意思後無垢謂夫子仕止久速如春夏秋冬
四時非與天為一乎或者則曰孟子於公孫丑言夫子仕止
久速又於萬章言夫子久處仕前一章先仕而後久久速
後一章先速而後久處仕有以異乎嘗思而得之矣前一章
所以言夫子之聖後一章指夫子去齊去魯而言今觀孟子
論夫子去齊去魯一章上齊則曰接淅而行去魯則曰遷止

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前一句直下便說可以速則速言
夫子去齊嘗速也後三句却說可以久則久可以處則處可
以仕則仕言夫子去魯之道也魯父母國也不於此乎仕將
奚仕哉不於此乎處將安處哉於此而不可久孰為可久哉
夫子之出處何往非天也顏子則聽命於天矣顏子有王佐
才而不得仕為邦之問四代之禮樂卒無所乎施至於陋巷
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顏子窮而在下雖天所命也士
君子生斯世惟天所命而安乎其天知命者也嗟夫道之將
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吾惟安吾天而已子張問
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
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令
尹官名赫師尹之尹謹按春秋莊三十年子文為令尹僖

二十二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
功使為令尹莊三十年以後僖二十年以前正子文三仕而
已之時此子文為令尹之始末也子文楚之上卿執政也其
為令尹凡三仕當進而進無喜色凡三已當退而退無愠色
子文若曰君而我用其進非苟進君而我棄其退當勇退柰
何其喜且愠哉先儒謂用舍無與於已進退各安所遇曾無
幾微見顏面子文其君子歎嗟乎仕者人之所榮彼有一進
而喜心生焉沾沾自足者淺之為丈夫也子文若曰時行則
行於我何與焉子文仕至於三而無喜色大耐官職也已者
人之所惡彼一退而愠心生焉悻悻然怒者小之丈夫也子
文若曰時止則止於我奚損焉子文已至於三而無愠色寵
辱不驚也子文其君子歟善觀子文者不在於三仕無喜色

而在於三已無愠色仕者人情之所願欲也仕而喜人情之
常也喜而不見於色深情厚貌者皆能之仕而復已已而復
仕人情所甚不堪子文其柰何哉子文處人情甚不堪之時
而其安之若素所無者子文以令尹為楚之令尹不以為已
之令尹此其所以難進而易退者君子也西山云士大夫進
為難既進矣退為難既退矣退而不忘君為難先儒謂子文
知有國而不知有身退而不忘君者也使子路則愠見矣論
語第一章便說出一箇愠字以人不知而不愠為君子嘗証
之易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不見是未有不愠者易之君
子方且樂以行之子文出處與易合子文其君子歟嗚呼聖
人安得不以忠許之然而未也善觀子文者不在於三已無
愠色又在於以舊令尹之政告新令尹夫行事而可以告人

者必其人無愧於心者也司馬公云某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趙清獻公每日所行事夜必焚香告之天子文以所為之政告新令尹必其為令尹之時無不可告人者使其不可以告人則不告矣惟其可以告人俯仰天地浩無愧怍此所以三去三來有面目以見楚國之人者為其無愧於此心也子文其君子歟嗚呼聖人安得不以忠許之然而未仁何也嗟乎仁豈易言哉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先儒謂子文雖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然未得純乎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故曰未知焉得仁未知是絕句未知此仁焉得謂之仁鄭氏謂以知為智非也嗟乎仁豈易言哉使子文遊聖門為聖門之子文不為楚國之子文則去仁不遠矣惜乎其未也使子文純乎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則可以語仁矣惜乎其未也

嗟乎仁豈易言哉然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而許之以忠何也左氏謂子文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聖人不以忠與之而誰與哉嘗因是而考聖門之所謂仁雍也可使南面冉求可使為百乘之宰公西華可使與賓客言子路可使治千乘之賦一門之中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皆在焉聖人未嘗不許之以仕也然夷狄其時顏子之外惟閔子騫不仕顏閔之外惟曾子三世不仕西山謂人但知曾點無仕意不知自點而參自參而元不仕凡三世言未既有為東坡之歌者曰歸去來兮誰不遣君歸征夫非不指前路兮胡為皇天欲何之三途就荒松菊猶存童穉候門笑語堪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兮但小窗容膝閉柴扉噫云出本無心兮其出亦為非鳥倦方知還兮其還世乃遲不如歸不如歸去細和

淵明詩左手招灌翁高揖謝孺子兮歸歟歸歟歌闕有和而
歌者曰士君子所學何學兮窮之所養者達之所施彼荷簣
而過門兮謂有心乎擊磬果何為嘆鳳德之衰兮又曷曰來
者猶可追此逃世絕人以為潔兮吾惡桀溺與長沮欲潔其
身而亂大倫兮君臣之義如何其廢之猗仕止又速兮吾夫
子所以為聖之時於是二子相顧而笑曰君請擇於斯二者

稼村類藁卷第十九

稼村類藁卷第二十

古豐王義山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編
七世從孫冠刊行

冊文奏劄

度宗謚冊

臣聞天地不難於模寫而難以盡其覆載之神日月不難於
繪畫而難以狀其臨照之妙蓋有可擬議者功之淺未易形
容者德之深所以名堯以放勳而放勳未足以盡堯名舜以
重華而重華未足以盡舜恭惟

大行皇帝面天粹之姿持日躋之敬粵自毓德青宮纂緒洪

業念理皇付托之重而篤志三年之喪奉慈元怡愉之樂而竭誠四海之養用賢則不貳從諫則如流以召耆舊蒲輪絡繹於山林飭牧守奎翰昭回於雲漢經帷講讀寒暑弗輟斯庭臨御中曷不遑斥絕美人允出獨斷抑制閹寺卓冠前代威魄無橫恩內廷無私宴官室無所營繕服御無所增益佩服乎思無邪之訓以為正心之本尊承乎母不敬之箴以為應天之忱宗廟之祀將以寅畏雨暘之禱極其精純崇尚理學款謁儒官待士則優禮加於前取人則詞章倣乎古一刑之議三宥而行一事之為衆好必察蠶租賦則農願耕於野弛關權則商願出於塗褒諭將士謹固封守增口券以給足軍食置機速以專領邊防故越十餘年而如歷一日於是日星著明乾象無盪風雨調協百穀用成天道順也田里安

居靡有愁嘆閭閻樂業咸遂生息民心固也官府體一而奇衰者遠朝廷綱正而奸慝者消官聯肅也庶尹交修百職無曠僥倖者不得越紀而干恩廢黜者不得徇情而揜過上下定而法度舉也儒道昌明文治彪蔚詞章之粹黼黻乎皇猷庠序之盛弦歌乎郡邑教化行而禮樂彰也是皆尊先覺之賢如成湯之於伊尹守無逸之戒如成王之於周公周能志大有為履率無越真麗陳教則肆用弘齊于艱難方將運乾剛之德迎泰治之機修車備器會東都而復境土鳴玉曳履開明堂而受朝賀幅裂之地再混乎車書黔患之民重歸乎版籍然後灌甘泉之烽偃靈臺之銘旆常彝鼎同律度量衡使制作軼乎三王功烈冠乎五帝開太平之基遺無窮之福夫何白雲天仗絳闕宸遊痛車馭之難攀對羨墻而如割

閔予小子夫堪多難嗣有大統凜懼弗克因山有期同軌畢
集列辟一辭太常合議以節大惠以揚鴻烈以見于南郊以
對于天下人謀僉同帝意允協鏤以玉冊蔽之金匱昭示大
公用垂無窮謹遣右丞相兼樞密使臣某奉寶冊以聞伏惟
皇靈在天昭格如對俯膺駿典誕錫嘉祉奕葉丕承永上流
祚嗚呼哀哉

乙亥三月上殿輪對

臣恭惟聖朝藝祖皇帝建隆三年二月詔百官以次輪對直
書其事指陳得失既有以開千萬世之丕基高宗皇帝紹興
二年五月申嚴建隆百官輪對之制復有以建中天之洪業
於戲盛哉肆我皇帝陛下當千一歲之昌期紹十五傳之正
統聰明卓冠學問方新嗣曆之初首以開言路為第一至我天

下莫不以建隆紹興時事望今日臣家世寒微學術膚淺四
舉一第歷事三朝綴身班行叨竊踰分無以補報負此遭逢
聖度天寬賢路日闢誠有以光先帝之德恢志士之氣遂俾
愚臣亦獲望清光而抒愚慮風虎雲龍不世之遇此而不言
臣則有負故敢先之以聖學為陛下告而事有關於方今之
利病者次第陳之陛下幸垂所焉臣嘗讀易至卦之蒙而有
感於今日蒙之象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先臣程頤釋之曰未
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先臣揚
萬里則以為蒙以養正謂六五之君及考六五一爻則曰童
蒙吉其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頤又曰童取未發而資於
人也為人君者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也萬里又曰六五以
人君之尊兼巽順之德自居於童稚之蒙以下學於九二剛

明之賢此聖人之蒙也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也若昔商之高宗嗣位之初以台德弗類而享於傳說周之武王即位之始以我不知彝倫而訪於箕子茲聖人之所以為聖而蒙以養正之功所繇驗欤蒙之六爻惟二五爻為吉者豈非六五之君能以巽順自居而以養正之學責望於九二之賢九二之臣能以剛明自盡而以培養君德輔成六五之聖學之功用大矣哉臣不敢泛引洪惟我哲宗皇帝即位於元豐八年之三月此幼冲時也當時呂公著奏曰人君即位之始修德之要莫大乎學也范祖禹言進學莫不在於年少之時於是開講筵置講官既命日赴資善堂雙日講讀矣而夜分復輪一負直宿異時既御迺英殿講無逸徹章矣而復詔詳錄講義次日別進條陳十事始於畏天愛民終於去奢無逸者

公著也取尚書論語孝經切於治道者百餘篇以進亦公著也言觀文鑒古圖三朝訓覽圖可以見帝王美惡之迹者祖禹也集仁祖訓典書以備觀覽且願以至誠好學為先者亦祖禹也蘇頌以為國家舊典大抵嚴唐請采進唐書故事蘇軾以為陸贄論諫舉合事宜請取奏議進呈王岩叟從容勸講其對聖問有曰須料先聖之言一一着心承當善者以為法不善者以為戒此帝王為學之要也夫人主之學非徒涉經史而已凡起居動作之間無非學也講筵之地非徒曰經筵而已凡宮闈之中九重之遠視聽言動無一非禮而後可也講學之人非徒曰師保而已凡侍御僕從綴衣趨馬罔匪正人而後可也是以古先聖王兢業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雖

深宮禁密之地而惕然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雖以天子之尊周旋講讀之間而凜然若父師之臨乎前此學之所以成也哲宗皇帝聖學緝熙固諸儒勸講之功而程頤之告我哲宗則曰君德成就在經筵天下治亂在宰相此兩語尤為切要今觀頤之在經筵講頤子不改其樂一章曰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頤子乃王佐之才而單食瓢飲李氏魚同之蠹而富於周公魯君之用舍若此非天下後世之龜鑑乎至如開官中不踐蟻則有願推此心及四海之言又奏輔導少主不宜踈略乞命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頤之在經筵其啓沃者如此信乎君德之成就在經筵也元祐新政起司馬光於洛首言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畧奉大要合為二十卷名曰稽古錄當

時元臣碩輔其以聖學為七里者又如此至如光老入相即開言路為請疏曰近年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疾苦痛心疾首愚民往往怨歸先帝蓋以言路之通塞尤治亂之所關其論風俗一劄則又以公卿大夫好為高竒之論喜誦莊老之書流及科場亦相習尚口傳耳剽翕然成風乞下詔書戒厲內外他如進修身治國之要嚴居官久任之法縷言之以至論邊防利害則謂之文彥博輔佐四朝孰知邊情軍國重事願詢彥博以決之又如進安西邊二策則又曰今國家理財未得其道民力困窮於下府庫窘乏於上新遭大喪山陵繞畢萬一激怒西人微出一不遜語則臣之策不可行矣光於未明入相之時應詔一書已曰執政大

臣所以輔佐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以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已而惡人異已也然則天下之治亂不在宰相乎臣願陛下仰法元祐之盛責宰相以輔聖政重經筵以崇聖德開蒙亨之治去蒙蔽之習則今之德祐即昔之元祐也然臣又竊不容已於言者竊謂今日之初政固與元祐同今日之國勢則與元祐異元祐初元詔范純仁呂大防條具邊計純仁以明探敵情為對大防以敵無能為二言未幾而西使請和鬼章就擒矣尚論今日之事勢不當以治亂言直當為安危計也長江天險一蒿杭之二百年社稷寄命督府陛下當幼冲之年大皇享怡愉之奉軍國之事悉委中書二三大臣拱手受成於督府日伺消息首延旦暮設施措置一切稟命而行普聞邊聽於廷今則邊大廷細笑不料督府師潰臣

愕眙相視今日都堂聚議明日堂諫上章言遷者非守言守者非遷築室道傍人各一喙九前日之聽命於督府者轉而歸罪於督府矣江上之連城披靡長沙之重鎮孤危通國上下彷徨無措遷守二議迄無定主但聞侍從某人適卿監郎曹某人適祖宗三百年待士大夫之厚今日獲報乃如此耶政府大臣依違不斷臺諫諸人亦且肆為大言各植私黨以妬賢嫉善為能以假公行私為得以擠人揚己為巧固其身居言路先遣其妻帑於數百里之外者是不以天若祚宋存心矣謀已則善國將柰何彼為守之誰者則為宗廟之重生靈之眾非可以一日棄不思京師浩穰之地眾大之區米仰於蘇新給於嚴萬一有扼吾蘇與嚴則六軍萬姓何所乎仰又自南渡建都以來秦安一隅池壁湮圯深不踰尺牽裳可

涉高不過仍不梯可升一旦事出不測欲待种師道之至得
乎遷之說固未易言也彼以遷為不便者往又謂皇三京
邑天下本根本根一搖天下震動然而人主一身足以為天
下之勢乘輿所在所以繫忠臣義士之望懾亂臣賊子之心
四方勤王之師雷動雲合氣勢翕張彼之望風迎拜者不至
靡然後之也但恐某曰幸金陵某曰幸蜀距止渡河而後議
論定哉臣職司教習敢於肆言天下事萬死猶輕然區區愚
衷沈以為一祖十五宗之德澤方深億萬年之天眷未艾猶
有可恃者所以先之以聖學為陛下告而切於今日之利病
者痛陳于前願陛下擇於二者申飭大臣堅圖之臣不識忌
諱惟陛下裁赦

第二劄

臣讀胡安國春秋傳有曰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
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地之用也成位其中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主之職元即仁
也易曰元者善之長釋之者曰乾之元物資以始坤之元物
資以生始者氣之元生者形之元父母之道也天地為萬物
父母元后作民父母元仁也程頤曰專言之則一事合而言
之則包義禮智三者易六十四卦惟泰為得乾坤之元天
氣下降地氣上騰故為地天泰泰之一字合三才而並言其
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六五君位
也中天地而一人者也六五之爻曰元吉體乾坤之元以覆
載民者也易言元亨者四言元吉者十三言元亨利貞者七
姑畧言之得乾之離者為過惡揚善以順天命之大有得坤

之巽者為順德積小以高大之升得乾之坎者為作事謀始
之訟得乾之兌者為辯上下定民志之履得坤之震者為見
天地心之復得坤之兌者為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之臨放
而準之俛天得以清地得以寧萬物得以化生天下得以治
平皆此元也自古帝王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未有所謂年
號改元始於漢武帝始改為建元再改而元光三改而元朔
四改而元狩獨不書元朔改元之由者蓋自建元至元封率
六年而改元元光之後久無夫瑞故六年而復更始然此特
論武帝改元之始耳非謂人君即位之初必改元也恭惟藝
祖皇帝開無疆之基以建隆為初元又改元乾德時元年癸
亥也哲宗皇帝即位於元豐八年之乙丑是年下詔其以明
年正月一日為元佑元年嘗考藝祖皇帝之平江南平湖南
皆乾德元年之事哲宗皇帝相司馬光雖見於乙丑即位
初然丙寅之春即下恤刑之詔下舉監司之詔絕內降刑措
刻快活條貫一一施行文彥博以平章軍國重事赴經筵皆
所以輔成聖德而新美聖治也臣讀國史每嘆聖祖之業垂
後裔神孫之功光祖宗以綿延億萬年敬天之休恭惟聖朝
春王三朝改元德祐正有取乎藝祖皇帝之乾德哲宗皇帝
之元祐臣願陛下以藝祖皇帝哲宗皇帝之心為心今日之大
臣以趙普文彥博司馬光之心為心將見德祐之治復如乾
德元祐之時前乎千萬世之已往以此而續後乎千萬世之
方來以此而新車同軌書同文為父為母億萬斯年又自今
日始抑臣又有證焉高宗皇帝初即位改元建炎五年改紹
興孝宗皇帝即位踰年改元隆興其說以為務隆紹興之政

及學士草制則合建隆紹興之義非初意也後改元淳熙言
欲致淳化雍熙之美十一年光宗皇帝即位將紹淳熙之政遂
以紹熙紀元循隆興意爾而學士草制則又合紹興淳熙為
義亦非初意也今德祐建元實有取乎乾德元祐之義非若
隆興紹興比也然論今日之事則不當以元祐望今日直當
望今日也藝祖皇帝聰明神武繼天立極創業之始
雖在建隆而削平僭叛混一區宇則在乾德今天下事勢又
有難言者矣火寢薪而有及焚之憂澤滅木而有過涉之咎
臣願陛下體乾之剛運乾之元以乾上夕惕為心以自強不
息為政書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又曰其惟王位在德元王
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元德天德即所謂乾德也昔紂湯者
也皆足以繫天命而守天位也方今之勢正病積弱惟健
足以起之允若一絲則將見為乾之保合大和為乾之萬國
寧為乾之能以美利上天下盛德大業功光創造豈特元祐
之治而已哉惟陛下留神臣不勝惓上

稼村類稿卷二十一

古豐王義山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編

七世從孫冠刊行

牋表疏狀青詞

代江西運司賀乾會節表 宋丁卯

龍御中天正位凝鼎虹流華渚嘉會合乾後慈闈一日而生
聲震宇三呼之祝恭惟剛健純粹篤實輝光禹立三年百姓
以仁遂舜明四目萬邦惟帝臣時維孟夏之初節屆千秋之
候舉仁祖乾元之典合神宗同天之符皆四月之良辰慶九
重之壽華臣叨持使節阻造朝班受命無疆惟休正闈握珎

符之始迪見冒聞于帝願綿延曆數之長

代賀壽崇節表

南陸呈祥王母介在躬之福東朝稱壽嗣皇修為子之恭四海懽聲一團和氣恭惟躬行柔順道休靜專克廣徽音天下仰姜任之懿昭垂慈訓女中有堯舜之稱矧誕彌俱慶於兩宮而際會適先於一日臣越在外服阻造大廷會慶殿奉親盛舉祖宗之興華封人祝聖願殫臣子之忠

代衡州守賀度宗登位表

甲子

繼照四方夙啓離明之象出寧萬國時乘乾造之龍兆姓屬心百靈受職中賀竊以后憑玉几於昭末命之道揚王遺室龜正為大歷之嗣服下立生民之命上當洪造之心穆也皇宜君宜王繼承上承上悉臣悉主恭惟英姿天縱潛德回鼎主幽東宮仁孝敬恭之益著負宸南面謳歌朝覲之皆歸天地神祇永有依華夏亦豈獨固不率臣濫叨小壘阻造大廷拭目望風應但知於如草舉頭見日嚮尤切於傾葵

賀皇太后表

全前

嗣王時乃新位既臨於南而天下養之至禮莫重於東朝萬世無疆四方來賀中賀恭惟躬履節儉德益高明卷耳求賢審官不替憂勤之至下武貽謀翼子要皆贊決之功乃今誕受於多方亘古獨尊於聖母宮庭雍肅海宇謳歌臣邈在南營遙瞻北闕莫聯班尾載修稱慶之恭惟有旌心備述欣逢之盛

代湖南憲司謝登位赦表

宋甲子

大人繼明萬國觀龍飛之御君子宥罪八荒拜洪造之恩大

我言憂以天下中謝竊以舜嗣位而肆赦象刑以至於無
刑成即政而新民曰辟又從而勿辟越我列聖憲于前人皆
於繼體之初先此施仁之務自天而下如歲之春恭惟稟性
寬洪宅憂恭默祖宗以有家全付率由舊章天地之大德曰
生哀矜庶戮甫登寶位誕布綸音方渙風朝布於九重而解
雨夕周於四海瑕穢盡為之盪滌獄繫母使之滯淹雖在荒
陬均蒙曠澤臣謹已宣揚大號遵奉寬條嘉與疲氓共觀新
政衣冠無盡不圖還上古之淳圉圉既空恍若再成周之泰

謝皇太后表 全前

乾龍御極東朝仰具慶之尊驛馬流星南土被本朝之化宥
過無大惟惠之懷中謝恭惟內輔先皇中興炎祚青宮蚤建
為天下以得人洪業丕承曰吾君之有子肆頒大號曾謂曠
恩臣越在炎荒欣逢盛際受福于其王母載歌女堯舜之賢
好生洽于民心益進皇皞羲之世

代永州冬至節慰表 宋甲子

雲馭名遊方抱烏號之痛土圭測日歛增駒隙之光時式屆
於陽生情可勝於陰諒中慰伏惟業上若虞帝嫫上如成王
短鄙齊喪釋尚遲於麻冕長逢周至悲莫奉於瑤觴茂對剛
辰倍深哀思臣叨承郡寄阻造班僚想五更三點之朝尚追
思於慶禮膺十有四傳之托願少抑於冲懷

代永州冬至節慰皇太后表 甲子

玉簫聲遠愴天仗之遐昇綉線影長痛霞觴之草舉一陽復
長三殿咸悲中慰伏惟德媿螭皇志同太極儼宸位四十載
孰不稱賢祝聖壽億萬年所期同久修驚南至頤臨西游舉

天下以盟傷宜皇情之悽愴臣職叨漢郡屬忝周宗文德殿
前悵莫伸於賀臆長秋宮裏冀少抑於慈懷

代賀壽崇節表

南極陸離屬正炎衡之序東朝燕喜聿開沙麓之符慶溢怡
愉歡騰普率恭惟功參太極德被生民由佛地來同釋氏下
生之日膺皇天眷肇文王以聖之休壽節遄臻昌期孔熾臣
棲身農畝稽首宸筵祝玉隆萬壽之香晨昏益敬數瑤池千
年之實日月彌長

代賀乾會節表

宋乙卯

星文聚奎重際泰平之歲日度正畢誕開震夙之期慶衍無
疆歡騰有截恭惟聰明宅下精一執中祖武克繩乾元之
節五日母儀是奉後壽崇之宴一朝實鍾雷繞之祥茂衍萬

呼之慶臣偶叨祠廩阻綴廷班祝玉隆萬壽之聲敢忘美辭
進金鑑千秋之錄尚抱微忱

代湖南倉司謝賜曆日表

宋癸亥

曆紀龍飛四十春之景運時嚴象授三百六之初旬一札賜
書萬拜承德中謝恭惟化成恒久政察乾文璧月珠星驗漢
史太初之奏箕風畢雨叶洛書五紀之疇王正又始於建寅
休命有關於後甲肆頒日御以肇歲功臣敢不宣布上恩恪
恭臣職楚鄉農事益殫平秩之勞周廩豐年預謹歛歲之備

代湖南倉司賀明堂慶成表

宋癸亥

宣重光於癸亥載舉精禋新萬物於景辛迄成熙事馨香一
德昭響三靈中賀恭惟持守太平緝熙純嘏六月喜雨遄書
大有之祥億年敬天爰秩無文之祝青禁聿司於七閩紫壇

共奉於聖主受命溥將欽福敷錫臣屬庶馳臨阻效軌遵多
士對越在天踰想駿奔之列率土各以其職願靡燕享之詩

湖南憲司謝明堂赦表 癸亥

重屋精禋昭格三靈之饗端門肆青率由二祖之規六號載
馳懽聲旁洽中謝恭惟配天其澤守位以仁蠲賦明年益願
培於邦本受釐半夜正專鄉於宸躬霈雷雨之滿盈溥乾坤
之曠蕩臣肅將使指叨被德音四十載措刑將畫衣而不犯
六百石察吏敢奉詔以弗虔

天基節功德疏

堯奠五筮載符統電之辰漢岳三呼虎祝後天之筭一人有
慶諸佛同名伏願道濟乾坤壽齊箕翼皇綱帝業常居一統
之首聖子神孫益衍萬年之祐

壽崇節功德疏

四月八日同佛生辰億劫萬年為堯文母忝綴祝釐之職庸
殫歸報之忱伏願行地無疆後天不老西樅三千年而花始
實玩景瑤池南滇五百歲而葉方春齊休寶祚

壽崇節功德疏

景長南陸荷天之休位正東朝介福于母懽騰宇宙喜溢宮
闈伏願山鞏修齡川增多祉以天下養嗣皇頻捧於玉卮極
域中尊徽號又新於寶鼎

乾會節功德疏

離照重明天臨諸夏乾嘉加會合日紀千忱輒據傾藿之心仰
祝如山之筭伏願與天同久如日方升四海九州悉主悉臣
億載萬年為父為母壽壽日箕翼之長

南安郡守到任淨衙醮青詞

宅生千里俯求夏屋之安皈敬九天仰竊喬雲之燾此心不
二大造無私伏念臣某奉命分符及期祇戍聿來胥宇方延
見吏民之初躋彼公堂懷震凌風雨之懼內則欲托燕巢之
穩外則欲安鴻宅之離况師旅飢饉之相仍而撫摩勞來之
未易不有宏覆何以真居爰三肅於玄壇庸肆陳於清醮伏
願上帝臨汝至誠感神與國同休集四境平安之福及春將
母陶一堂長幼之和

南安郡廳上元醮青詞

治郡罔功脩更瓜戍籲大有請輒控芹誠適元夕之屆期為
下民而致禱伏念臣某自叨臨遣粗守廉平方寸地但存惟
思仰不愧而俯不怍一瓣香敬為所期又用明而家用康兩
年不替於撫摩千里幸歸於安靜皆由帝力匪曰臣能雖京
兆止五日之留行將告去然刺史任二天之托常懼難勝

代永州進明堂銀狀 宋癸亥

九筵度尺恭逢周祀之嚴三品惟金敢效荆州之貢儀非及
物奉謹供王前件物治於鑿山之餘等于曰幣之列四海以
職來祭皆共給於苞茅苗實得秋而成願告豐於多稔

代衡州聖節進銀表 宋癸亥

虹流華渚載啓昌辰金首衡陽聿修臣職前件物坤珍所產
常賦後供旅百克庭仰祝瑤崑之慶三千同德遙瞻玉陛之

春 此下缺

伏願皆除災害消弭嘆愁大田多稼而穀不穰豈特慰國人
之望誠悉民乃粒而邦作乂又將與天下以為春

南安司理院上元設醮青詞

帝德好生非得已而立法人情欲壽蓋不幸而罹刑謹瀝丹
忱仰干洪造伏念臣公自叨臨遣粗守廉平徒善不為徒法
不行兩務剛柔之當何敬非刑何度非及一皆忠厚之推未
嘗嚴以三尺之苛惟有寬之一分之心伏願轉乖沴為和氣
化強梗為良民雷雨之動滿盈霈洪恩而作解天地之間潤
澤俾生意之感豐

稼村類彙卷第二十一

稼村類彙卷第二十二

古豐王義山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編

七世從孫冠刊行

啓事

賀前宰相葉西澗除侍讀

恭審漢發明綸晉登耆德琳宮詔祿優如典禮之崇翠幄橫
經允賴謀謨之益朝有壽俊國之典刑嘗聞自古之為君大
抵好臣其受教以虞書而考僅稽古之片辭迨說命所陳始
曰學之一字因以仰稽於二帝從而歷考於三王有若號叔
有若南宮括有若散宜生固多輔翼學於君疇學於務成昭

學於西王國猶切咨詢此儒道之大所以為萬乘之師雖天子之尊猶且取匹夫而友矧是訓諸之舊德卓然名世之儒宗恭惟公官六經老師兩朝碩輔王曰甘盤遜于野豈忘北關之思湯於伊尹學而臣嘗託東宮之舊煩公再起為國一來雖退居瑯館之閑宜密侍金華之讀蓋冕旒雖貴而儒弁尤足貴堂陛雖嚴而講帷未嘗嚴厥今聖德已極於高明學力猶加之勉強初不以生知之質而忘其明辨之功雖王求多聞固古訓之是監然國有大政捨故老以曠咨敢以狂斐之言少效涓埃之助嘗讀伊川之訓似為先生而言君德成就在經筵天下治亂在宰相願即正黃扉之位庶少寬丹宸之憂仰惟本朝具有成憲三晦叔二祐之再入鄭忠定淳祐之重來皆由祠庭入侍繡直矧俱以儲官之師保而復登揆席於廟堂願公毋過於執謙為世又關於新泰某欣聞麻制喜出門墻每遡本以尋源知受恩之有自歌壽考維祺以祈台背願方養老以乞言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行即正朝而顯爾

賀葉西澗拜左丞相

恭審渙發宸綸復爵台柄考繁澗處未容綠野之遊東山袞歸再為蒼生而起黼座記勲名之舊黃扉又風采之新巖壁具瞻國勢增重嘗伏讀中書之壁記因歷數本朝之名臣李復古之重來趙中令之三入向文簡自成平當國繼相祥符王沂公於乾興秉鈞復佐景祐還曩時所坐之處皆斯道得行之時至若寬夫之為平章公著之居次輔允為同列之盛此在近代所無矧今登庸與昔輝映恭惟某官一德元老兩

朝師儒清時簫鼓勝事園林同歡逢優游之樂大旱霖雨巨
川舟楫正有資宏濟之功矧救弊急於救焚而望公甚於望
歲白駒皎上食我場藿寧忍晦歲東昂箋上賁于丘園俞加
尊禮此慨然起於屢聘之後蓋將以寬乎九重之憂方今大
勢固似乎鎮安衆弊尚勞於梳剔離鴻雖集澤而巽罷同為
之跳舞振鷺雖充庭而鳴鶴尚慮於飛揚雲斷峴山聲咽東
流之水海環京口氣寒北固之樓甲寅之報方殷庚癸之呼
未諾此危機轉輾之頃正君子經綸之秋必堯舜其君民為
臯夔之事業仕官至宰相初非羨公主卷冕之榮端委坐廟
堂自可措天下泰山之重其一寒有素百拙無庸念豐水迂
儒誰歟待國士以國士拜杭山大造幸甚為門生之門生揆
分僥踰托身造統一辨香為曾子固實受賜於歐公新進士

謝馬裔孫當歸恩於裴皞况今三賢之謀政是必二般而用
人自慚竊衣鉢之餘又獲園甄陶之下葉子昂愈光清德已
屢形天語之褒王右叟不出他門深有賴化鈞之造

賀憲使李肯齋除將作監兼京尹

奏最憲其臺階華匠監商邑翼上為準則於四方師尹巖上聳
觀瞻於衆望神京增重輿論歡馳某官識貫古今名隘宇宙
家傳忠正宛然乃祖之服勞學有本源豈特厥子之肯播靡
節屢持之後縉紳爭誦其名嘗記執事承農扈之時曾舉大
易為先帝之告其議論每根於理皆家庭所得之真謂以九
居五以六居二位各當之卦十有六其卦宜多亨利而二五
之辭多艱以六居五以九居二位不當之卦十有六其卦宜
多晦吝而一五之辭多吉蓋以君道以剛為主不患其不剛

患無柔以濟其剛之偏臣道以柔為恭不患其不柔患無剛
以裁其柔之過使伊川及見必言此學之有傳儻誠齋復生
自謂吾識之未到矧今魚水一堂之會雲龍千載之逢少焉
輦轂之最聞行矣冕旒之柄用盡推行於所學大經濟於明
時其於輔君德則必能以高明柔克者見之條陳其於盡臣
道則必能以沉潜剛克者見之施設以弘祖烈以展忠忱以
折鞮短才監中末第立身行己惟知實地之可憑洗手奉公
粗謂仰天而無愧初筮二水之戶誤為兩臺所知遂為宋陵
紫蓋而來得泛紅蓮碧水之勝湖南之幕多賓客有愧諸賢
冀北之馬無咎良尚祈一顧甚景星鳳凰之覩或可為
明月烏鵲之依遊鄭公之鄉既稔聞於至德為肯齋之客誓
不負於師門

賀吉守倪儂齋燕倉

省闈座主

侯藩奏最庾節陞華帝曰大江以西孰司民命公為良吏之
表有偉政聲詔兩九天驪雷一道某官所立顏氏之卓爾其
氣孟軻之浩然科第非為求温飽之圖學問直欲造聖賢之
地三聲雷繞鴻臚駑殿上之傳五色雲呈大史奏榜中之瑞
試以本朝而考孰擅甲科之稱在元豐則陳瑩中以鯁直名
在元祐則胡康侯以剴切對俱以三名之雋康然一榜之中
寫之汗青爛然忠赤仰惟執事卓繼前脩蓋嘗伏讀所庭大
對之篇夔為累科狀元之冠謂時哉不可失而幾者動之微
愛治世則以年穀粗登為苟安懿明主則以邊境庶定為當
慮以言乎正朝綱則歸之於去例用法以言乎強國勢則歸
之於居重取輕鄙視公孫諛倭之辭突過董子迂緩之說儻

使早躋於大用，豈能盡展於宏謨？試行前日之所言，詎止今日之小補而乃廉取郡符而出，存膺使節之榮，載惟庚臺最係民脉，憶昨淳熙之際，適丁浙東之飢，維我方公欽哉，帝念民生之未遂，知宸慮之軫憂，謂一道所係，莫重於常平，而七事之條皆關於民瘼，或言流移之當卹，或言檢放之宜先，或言五等之遇災者當免，歲租或言上戶之減價者合行，當典遠取富，鄭公治飢流之法，近述趙清獻行賑濟之規，凡當時脩荒政以聚民，蓋其學為生人而立命，慨先儒之既往，幸美意之可尋，矧今水旱相仍，飢饉猶有，庶民乃粒，邦作又孰與奏艱，大田多稼，穀不穰，誰其發廩，敢以紫陽夫子望吾儕，齋先生其學海漚，如士林芥爾，舉子戰春書，曾誦聖俞知同列之詩，御史肅霜威，喜聆涖翁稱監試之句，雖艱其間，侯之

四舉猶幸而忝竊於乙科，初筮零陵訪漫郎，三吾之迹掣乘橫浦，尋濂溪一脉之原，誤蒙部使者之知，俾玷邑大夫之職，其柰學非子賤，賢不安仁，敢不於催科撫字之間，審所謂先後本末之序，惟是出門墻之舊，聳然覩綸綍之新，東坡乃歐文忠之門生，旣夙蒙於陶鑄，昌黎為鄭相公之屬吏，深有賴於悒悒。

代王憲賀常蒲溪八察

光奉丹綸，肅持白簡，龍飛天子，重六察之事，權烏府先生，新一臺之風采，縉紳聳動，殿陛尊嚴，恭惟某官，孟氏之氣浩然，顏子之志卓爾，有犯無隱，何問宰相，尊諫官卑，獨立不群，所謂舉世濁衆人醉，疇若予采，簡在王庭，仰觀法筵第一義之陳，太振御史總百官之職，勇於排擊，赫然奮揚，蓋揭前一碑。

正是臣子慨慷極言之地然天下多事始為聖哲馳騁不足
之秋况方今皆曰粗安而大勢亦云僅定時弊極論似不煩
岩叟之力言近侍戢茲初何待劉庠之太激然而安者危之
伏泰者不足之招有絕人之資而無可畏之防先正所以為明
主慮建文安之勢而成長治之業有識所以為世道思夫既
抱愛君真愛國之忠而又遇明目達聰之聖一士謬上百家師
師矧今樞臣即公同譜首闡宮之選等是科名踵栢臺之除
居然步武益聽直聲之著旋躋宥府之榮源流本出於一家
事業相輝於兩地自稟行操政柄將並美於堯俞由監察踐
台階且匹休於微仲驅馳所至覆幬是依觀御筆之新除
激愚衷而深喜之子駿福星之譽正欠一勾誦山公威霜之
詩幸寬三尺

代南安守賀洪雲若尹京

顯膺帝綽坐鎮王畿仰京邑之皇壯哉天府瞻師尹之赫
赫知是雲岩除目一新輿論交慶其官家聲忠赤學力老倉
泰山北斗之材名金鐘大鑪之器質真踐實履居嘗重諸老
於咸溥忠言嘉謀直欲挈當今而克舜嘗考先正序於潛諸
洪之譜乃知名宗同鄱陽一脉之原不特參之派系而向抑
且均此簪纓之盛兩家父子衣鉢相傳一門兄弟堪虎競秦
然平齋之後尤盛豈忠宣之美得專若昔季方當家翰苑乃
今伯氏即日盤洲矧惟衆大之區尚煩經濟之手邦畿維所
止屹然吾國之尊安商邑赫厥聲可以他人而彈壓伊欲耳
四方之壯觀其可無一代之名流厥今朝廷清明輦轂澄肅
宮禁既無管索之旨權貴不聞干撓之風此包孝肅得行其

志之時而歐陽公難干以私之日上以嘉獎公其奮庸自京
尹而參權稽之故典由開封而拜宰相造此殊恩

代賀吉守趙端齋除江西提舉

皇華典庾紫詔揚庭帝曰江右之民方茲困極卿為廬陵之
守乃以最聞不易地而建臺爰自天而錫命屬吏聞風而起
畏部民舞手以交懽竊惟庾司最係民命自李愔之請平余
首言發粟之方迨壽昌之奏置倉正為便民而設自時厥後
此意猶存或號常滿者蓋取儲積而有餘或曰永豐者意在
克裕而不竭武德則以義而置直觀則因社而名至我本朝
重爾民食置場而余則始於淳化增價而歛則本於咸平以
廣惠為政則嘉祐之至仁以賑歛為心則慶曆之良法維我
文公之出時在淳熙之間浙東告飢使節將指冀上寬於宸

慮拯寡遂之群生謂常平之制實關民命之司而七事之條
允為天下之法或言當首實於檢放或言當厚恤於流移或
言上戶之減價者賞典未行或言五等之遇災者歲租當免
至述乎招徠廣米歷陳乎誘致海舟為吏而奉行不虔者願
以奏劾聞居官而老病無能者請以揀汰法惻怛而能愛民
者暫以權攝用材力而堪任事者不當以常法拘遠取趙抃
賑荒之遺規參用富弼活飢之成法蓋以關雎忠厚之意安
吾鴻雁離散之民是以盜賊不起穀價不貴當春飢之歲而
獨浙東如有年關市不征澤梁無禁當急賦之起而獨浙東
無橫歛此皆得司徒聚民之政豈特侈皇華于隰之光真一
道之福星作九天之霖雨若然則朝廷之委寄夫豈在茶鹽
之煩苛公官志大而氣剛才高而識遠見諸議論漢忠鯁之

更生作為文章唐詞華之李白早表瑞芝之最又聯玉笋之
班上春左隆朝論惟允紫微紅藥宜晉陟於穹崇白鷺青原
乃尚煩於管領帝方疇於偉績民願借於我公俾花職於周
倉用疏恩於漢節依舊棠陰之蔽芾聿新絲纒之光華矧今
飢饉方殷新陳未續曰暘而暘曰雨而雨果何道以致祥思
溺由弱思飢由飢當視人而如己猶幸所在義倉之積不如
其他公廩之虛大田多稼穀不穰前此豈無於積粟我庾既
盈廩維億今焉尚可以發棠不亟救之何嗟及矣敢以紫陽
夫子望吾端齋先生如其者不肖無聞至愚極陋屢黜於有
司而不改尚期桑硯之磨四舉於吏部而後成有愧韓縠之
奔喜聞綸綍辱在門墻愧賀厦之已遲幸摳衣而予進故敢
懇切而述先儒之政然後歸依而及此身之私 云云

代賀臨江守江古崖到郡

趙將仕

光膺鳳檢榮領虎符上念大邦誰可任承宣之責分當遴選
正有資撫字之功和氣先庚而已孚懽聲旁達而交慶某官
才高而識遠志大而氣剛絕似乃翁僉曰父前而子後仰惟
伯氏所謂今人而古心此家學之相傳為時流之最偉朝家
重之為天球夷玉天下目之為景星鳳凰老氏藏室道家蓬
萊玉霄洞天豈應風日閭皂福地却愛江山然而黃霸守潁
川於承平之時信臣治河南於無事之日不過振塵而已曾
無葺理之難維今清江非昔樂土粵自干戈之後遂成塗炭
之場安年犢之業者不無望於撫綏集鴻鴈之澤者不無資
於還定市井雖漸復而無蓋之民猶露田野雖粗蠶而恐飢
之腹尚雷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曷日胥室家之慶

七月某奏八月利東九月穫稻何時遂耕鑿之懽因思累政
以來誰擅賢侯之譽王留耕之講求民瘼極力救荒張松山
之請免楮皮為人除害此二公所以造登要地而一郡所以
指為美談自非我公疇繼前哲行即歌騰於襦袴佇看寵錫
於絲綸某聞道最近讀書能幾思昔我祖嘗忝司宗爰念箕
裘易染膏梁之習俾同布力加以翰墨之工妄希科目之華
不墜詩書之澤家聲雖寂每思家學之傳世祿繼榮猶望世
科之繼不謂濫叨於秋貢至勤送上於春官奏賦入明光之
宮豈能忘於妄想出門問長安之道願指示於榮途

稼村類稿卷二十二

稼村類稿卷第二十三

古豐王義山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編

七世從孫冠刊行

啓事

通賀南安守周竹友

先膺鳳詔來領虎符試數周行誰如竹友肯來庾嶺為愛梅
兄此君清哉斯民幸甚其官以真實地為踐履於知行處著
工夫其學問為老儒宗其文章號大手筆賦等兩都而上突
過孟堅詩自晚唐以來絕似賈島亦既蜚英於壁水又當接
武於玉堂而乃唾視九遷庶取一郡維今橫浦乃昔名邦曾

辱先儒之肯來遂脉斯道於不朽侯今戾止士何幸歟不特
理學之有傳抑且譜係之同出然嘗怪義理相先之地胡尚
有冥頑不靈之風最是邇日以來不勝良民之害嘗以先漢
而考居多良吏之稱然而黃霸守潁川於無事之時吳公治
河南於承平之日不過撫摩而已曾無平定之難矧今綠林
之擾輶寧潢池之警粗息盜亦有道或者激之使然人而不
仁胡可疾之已甚然過於姑息則易流於縱必有所好惡則
斯謂之能要於春風和氣之中加以烈日嚴霜之峻將見以
威而輔德自能易澆而為淳鑄鐵成金鑄頑成仁彼豈終於
梗化實刀買牛賣劍買犢宜各遂於安居佇俟最聞即膺表
選言觀帝綉促入從班某學海漚如士林芥爾四舉斫廣寒
之桂一日看長安之花方陞對盡言司馬公亟稱其入等柰
書生薄命歐陽子不放其出頭雖諸老或惜其遺材然一命
皆可以得志初筮零陵之戶濫為臺幕之遊歸而再調於銓
曹彙甚來司於獄掾匪藉二天之宏覆其能一日之苟安佇
快鳳凰之瞻不勝燕雀之喜周公報魯國之政即膺尺札之
召還王勃記滕閣之文或者寸長之獲展

通賀道州守楊高峯除江西倉

顯被宸綸將明庾事洗清東廣昔騰提刑雨之歌臨照西江
今幸使者星之至觀瞻不聳風采維新某官其道則格物而
致知所學乃尊王而黜伯傳孫明復不傳之秘衣鉢此經登
胡安定未發之言筌蹄其解舉子業特其餘事大手筆其誰
爭衡卓然以春秋而名家宜乎為學舍之高選憶昨守春陵
之日以身為吾道之宗謂上天非偶生賢哲於此邦其初意

正欲闢圖書於來世偉哉先覺開我後人乃再闢於書堂遂
肇興乎祠宇新廟奕上奚斯所作人以為濂溪之生泰山巖
巖魯邦所瞻士者曰高峯之賜不特為作成之地又且燕教
養之力如矢斯棘如翬斯飛特侈儒宮之盛有饒其香有實
其積仍豐采廡之儲厥初養士止二十員其間為田僅一百
畝公力為之开拓士何幸而蒙成授孟子室而養弟子以萬
鍾廣哉教育侍仲尼居則曰先王之要道多所講論至於西
江持節之時是又先儒為憲之所式敬爾由獄即曩時爭南
安之囚自以為不寃猶前日辨分寧之獄何我公之宦歷皆
徂哲之舊迹如此祥刑僉為得元公愛人之意茲焉司廩又
將舉考亭新政而行時維淳熙公持使節謂一路之命乃常
平所係此七條之奏為天下而憂矧今歲歉相仍民飢猶有
願以浙東提舉之政福我江西諸郡之人佇俟勲庸平躋法
從某士林芥爾學海漚如少習詞科未免為陸子靜楊誠齋
所鄙歸來理學未易造程伊川張橫渠之門每嘆迂回場屋
之間惟知刻苦燈窗之下四舉斫廣寒之桂一日看長安之
花方陞對盡言司馬公亟稱其入等柰書生薄命歐陽子不
放其出頭雖諸老或惜其遺材然一命亦可以行志初筮零
陵之尸濫為臺幕之賓歸而再調於銓曹凜其秉司於獄掾
匪藉悒悒之庇能無瘵曠之憂以石生為媒温生為才儻一
經於題品如伯樂不顧匠石不睨果何賴於提撕

通江西倉揚高峯除憲

眷隆丹宸光被綉衣自汝水而頓川屹兩臺之崇峻由庾司
而憲節從身道之觀瞻除書方雨於九天輿論已雷於列郡某

官以真實地為踐履於知行處着工夫比乾淳諸公箇樣人
品衍濂洛正派吾黨宗師帝曰在大江之西誰能任一道之
責要必得朱紫陽浙東之政然後活富鄭公青州之民我馬
維駒六轡如濡爰重詔誅之寄鴻鴈于飛百堵皆作果収安
集之功既績用之彌彰豈意衣冠之敢後乃今持憲有偉建臺
雖明刑司廩之殊然為民立命則一禹思溺者稷思飢者固
由惻愍而推臯曰殺之堯曰宥之尤體忠厚之至然嘗考章
貢之為郡不能無溪峒之可憂賣刀買牛固不終於梗化好
人怒獸亦未易於革心惟當戒之用休董之用威道之以政齊
之以刑將見以嚴而濟治自皆化盜以為民佇看奏最於霜
臺非久催班於天關某賦才甚短議讞非長念刑其無刑此
帝世好生之德而辟以止辟亦五朝用法之仁固知恪持三

尺之嚴然每有寬一分之念匪藉帡幪之庇能無顛覆之虞
况夙荷於知音豈泛同於屬吏雖大梁小桷無所取材然舊
履遺簪諒非忍棄所以聳聞於異渥為之深激於賀棕除江
西提刑而収平寇之功即迓稼軒之召命為南安司理而有
拆獄之譽敢云薦茂叔於公朝

通賀江西憲吳恕齋建臺

恩疏天闕榮建霜臺黼座恤刑特重憲綱之寄使軺察吏幸
依德宇之光部民舞手以交懽屬吏聞風而起畏竊以諸道
詳刑之職實為本朝立國之基惟仁於雪活而後能體祥符
之心惟能於督捕而後可副熙寧之選欲稱九重之隆委必
須一代之名流自非我公疇克是事公官材名於赫德望斯皇
其立如玉雪之清纖塵不染所負乃棟梁之重大任可勝卓

然吾道之宗允矣公朝之望若學問之正大與詞藻之英華
上窺姚姒下逮莊騷該貫群書之奧高摘屈宋濃薰班馬融
為一家之文自躋膺仕以來旋步亨衢之闕左右司學為宰
相典故具存天下事盡在都曹職任彌重使有心於求進則
何官之不為久應入侍於冕旒胡乃尚持於麾節帝曰江右
十一郡之廣誰與澄清公奉天子尺一詔而來正資欽恤上
以體當宁好生之念下以遂群黎覲德之心載惟名門夙有
家學蓋以三百篇之作皆老師宿儒所未言十二國之風有
先王遺教之尚在今也以得於吟詠者採民隱以精於討論
者為吏師強暴之侵則知穿墉之奸所當明刑政之苛則知
變風之弊所當正讀行路之章則必能如聽訟之召伯歌泮
水之什則必能如泝問之臯陶宜岸宜獄則小宛之詠園已
深於講聞無罪無辜則巧言之詩固已熟於淹貫雖速我訟
雖速我獄斷能明辨於是非周爰咨度周爰咨謀必也洞知
於利病此乃家庭之教詔與夫師友之見聞第以輔佐之才
經綸之學自合即躋於紫閣詎容尚肅於繡衣行矣絲綸升
之廊廟以展致君澤民之志以宏開物成務之功其文字靈
魚姓名蟻虱窮殫刻苦惟知厲志於螢燈老硯磨穿豈謂登
名於鴈塔冒然干祿拙甚謀身幸哉一旦之遭逢有此二天
之覆幬尚祈容察敬致版按望夫子之墻行即仰瞻於數仞
依杜陵之履願言大庇於萬間

代通質陸雲西除江西帥

九陸躋恩十連宅牧天子衛中國控南紀之上游元帥奮雄
圖建西江之大關金湯鞏固旗幟精明於惟華宗厥有碩望賈

以新語著機以文賦名胸蟠萬卷者有書筭之稱章釋五經
者積文學之選詞翰固稱雄於當代學問亦復出於時流俱
未若唐在貞元之間時有宣公者出嘗試觀其大畧真允合
於明公起詔草若湧泉曾侍禁垣之邃官學士皆閣筆素高
詞藻之工因取奏議而觀有感今日之事君德雖無於差失
改行救過之語不可不陳國勢未至於阽危居重馭輕之策
不可不審以言乎財則田里竭誰與陳大盈之儲以言乎兵
則禁衛虛誰與論神策之戍瓜菓得官而名器濫間架有稅
而賦歛興吐蕃尚敢陸梁混備之不可踈者所當慮盧杞未
聞則竄智術之不可測者所當防苛刻之政雖未聞或謂其
恤民之未至猜忌之迹雖未著或疑其待下之非誠首居中
戲替之無人則多事艱難而誰責今也以摘翰之材而番翰
以演綸之手而經綸亦牧用詞臣蓋以得君而重元戎關幕
府尤高制敵之謀亦猶抗守西陵吳邊有所恃而固遜在南
郡魏人不可得而侵使威聲震乎大江以西則外敵自是不
戰而北然而福一路幸矣澤四海謂何匪伊茂著於外庸豈
止復為於內相某官蓬萊道山之人物楚澤雲夢之胸襟行
本今天如藹霽日光風之象文追古作有加陽春白雪之音
嘗以譖系而求諒亦嘉興之裔既有同於氏族又俱入於禁
林所遇之時雖殊此心之忠則一蓋明上我后非可與德宗
而並言而蹇上王臣豈肯使敬輿之專美所以冰心取其忠
似鄭公而學則過東坡謂其才如賈誼而術不踈誠齋以大
勇稱祖徠以能諫許固敢誦言其大節不復比數於其他如某
者不肖無聞至愚極陋自揆叨恩於延賞愧非學古而入官

昔嘗從諸老先生之遊皆予其進今又在門生弟子之末何
幸斯逢矧鸚書嘗辱於薦揚於鵠弁允為於際遇一編策雋
有慚蠹簡之留心四舉蜚英殊愧龍門之黜額以樸櫟之流
而膺學有能聲之譽以斗筭之器而蒙材可大用之褒感極
于中名於實辱在門墻之舊喜聞綸綍之新少摠賀履之寸
衷猶願振衣於艾席輒忘僭躡再叙飯依烏大夫出師河南
拔溫生於幕下裴晉公董師准右辟韓子於軍中敢以此身
投之大造江西陸子靜幸依當代之名師河汾王仲淹願續
斯文之餘脉

代通賀京尹李肯齋

奏最外臺疏恩中禁邦畿民所止正資彈厭之才京兆政如
神妙揀精明之尹綸言一布輿誦四馳某官維岳聲名肯堂

家世通乎道造乎孔子孟顏曾言發而文蔚若歐蘇韓柳塵
節屢拜之後冕旒益重其名自簡注於先皇俾馳驅於近甸
謂人情莫不欲安莫不欲逸必使臣周爰諮度周爰諮諏昇
以憲網蕪之庾節蓋司廩祥政之寄乃為人立命所關臯曰
殺之堯曰宥之參酌重輕之典禹思弱者稷思飢者推行拯
救之仁既續用之琛彰豈登庸之敢後嗣聖方新於臨御神
京要在於肅清必得韓維包拯其人俾任王尊張敞之職商
邑翼上為準則於四方師尹嚴上復真視瞻於一道益恢宏業
即造邇幽其刻苦茅簷叨塵桂籍杜牧第五人賦慚聲律之
未工張綽題千伏經愧科名之非稱嘗誦劉元城看條貫之
語遂為女正司牢狴之官此心惟務於哀矜凡事敢言於
明允蓋本朝立法未嘗嚴以三尺而先儒嘗謂惟當寬之一

分忻聞英。涉之來喜得忻懷之托。雖繆庸之是懼。有覆博之
可依方。王畿既在。走趨之列。得寓間庇。天下尚祈容
察之恩。

代通賀吉守王敬嚴蕪倉 宰相王淮之子

綸音天漢。絲轡星馳。秉王節以建臺風霜。一路分銅符而作
郡雨露。群生部民舞手以歡呼。屬吏委身於歸向。嘗考阜陵
之踐祚時。有良相之秉鈞。其節操剛方。其學術正大。其典大
藩則政事出於寬厚。其為臺察則議論主於和平。迨夫疇咨
若時。登庸偉然。廊廟之器。亦惟圖任共政。入而鈞軸之司。每
取周史而慨無如。相業之盛。咸有一德。允釐百工。上以天變
為憂。公則從言乎寅畏。上以民生為念。公則備述乎飢寒。論
邊備則謂其廢而不修。論人才則取其明而不刻。論風俗則

歸之於綜。名核實論。恢復則歸之於遠慮。深思用能。振起治
功。翊扶君德。因以方今大勢揆之。在昔先朝。蓋有間孫克肖
乃祖。某官超群而立於獨器。厚而養以冲咳。唾成文陣。馬風
帆之敏。精神滿腹。水輪雪柱之清。自登膺任以來。即盡要津
之立。雖徘徊於州縣。已顯著於聲華。皂蓋分符。咸受寬之一
份之賜。綉衣持斧。未嘗嚴以三尺之苛。所至皆清。而人共推
其操愈堅。而名益重。左右司學為宰相典故。久諸天下。事盡
屬都曹職。任更重。使於時。而可徇則何官之不為。屬更化以
改絃。乃起賔而典度。矧常平之為職。寓大意於恤民。帝曰。江
右十一州之氓。尚茲愁嘆。公守廬陵。十萬戶之郡。就以撫摩
往為朕行。徒得君重。摘山煮海。陋哉。管商規利之謀。廢廩賑
飢。惻然禹稷由已之念。於一路則幸矣。如四海之望。何福星

雖得於鱗，子霖雨尚稽於傳說，青原白鷺，輻頌此日之旌麾。
紫閣黃扉，自有當家之衣鉢，矧今天變，甚於淳熙之數，誰與
陳禱雨之忠，民生甚於淳熙之飢，誰與進務農之語，邊備未
能如淳熙之固，誰與陳修政之良規，人才未能如淳熙之多，
誰與答選將之聖問，淳熙之風俗，歸厚今則進身化之言，無
其人，淳熙之恢復，究心今則願忠力之竭者，誰其任行，即著
閩於郡，最佇看趣覲於朝班，然後由中書而翰林，盡復青瑣
之舊物，自簽樞而右揆，再詢金鼎之新元，悉遵先正之規摹，
宏濟當今之事，會萬古增光於前烈，一門兩秉於國鈞，魏徵
之後，有真言不救，有唐之盛事，揚震之外，為秉未誇，東漢之名
家如公者，猥以書生，濫叨勇爵，屢黜於有司，而不改尚期，桑
硯之磨，四舉於史部，而後成，有愧韓蔡之棄，幸屬昭昭之下。

少仲賀慶之私，烏鵲南依，自喜卜巢之有，托馬牛下，走行將
負弩以前驅。

通賀行省參政王允中

建行省府號小朝廷，下一尺書，演絲綸於北闕，提三道印合
閩廣，而西江牙毒，繫林臨老，倪呼舞竊，以明主舉賢參政，乃成
挾輔之勲，丞相董師集功爰重，專征之責，非小事任，要大擔
當必惟其人，乃副茲選，某官丕天偉績，貫日精忠，緩帶輕裘，
有兩叔子，璿圭拒壘，又一召公，歸然廊廟之重，臣出則詩書
之元帥，如我公者，其斯人乎，於惟吾宗，居多名世，商為直漢，
相濟有伐，吳功此特，以其槩言，固未暇於枚數，迨至夷晉而
後，延及江右，諸賢或揮玉塵之清，或擅瓊林之譽，或比之為
風塵外物，或望之如神仙中人，風流如逸，少者多事業，惟茂

久而已其派又傳於汾水厥初皆出於太原載惟我公之聲
猷足證故家之文獻有公輔器則所到當起於覽作賢臣頌
則其文不減於褒蓋嘗以仕國而觀何莫非當家之事茂林
脩竹崇山峻嶺群賢畢集往年嘗訪於蘭亭落霞孤鶩秋水
長天逸興遄飛今日又臨於滕閣遐想摩娑於碑記方將陸
續於家聲顧惟肖人得忝華胄昔丞相旦愛狀元曾非特以
勲業而相期蓋亦念譜系之同出此周人所以異姓為後而
大易亦曰同人于宗出發州之派而兄庭堅本實同於家譜
非錢塘之族而叔羅隱蓋景慕於詩名

稼村類藁第二十三

稼村類藁第二十四

古豐王義山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編
七世從孫冠刊行

啓事

謝前丞相大觀文江古心舉改官

起者英於綠野正切巖觀轉生意於洪鈞遽蒙甄錄拜莫大生
成之賜有無窮感激之私敢以寸丹寫之尺素遙睇師墻而
稽首仰干畿府以據忱嘗聞宰執之退閑罕與朝廷之機要
若稽前代有大議則諮于家迨至本朝雖歲舉亦得而薦始
者五負之限今焉三削之拘昔乾道間有洪景伯享優游之

福三十餘載九薦舉於朝八十余人觀上天拳上於壽俊之心其初意源上於人才之地今有均為舊弼俱處鄱陽侯老之地既同好賢之心尤切矧行矣再登於台席則于然又播於化鈞豈期崑瑣之資先入陶鎔之造伏念某志雖刻苦材極疎愚堪笑揚雄自分為官之拓落可憐杜老何時得路以翱翔請為巖局之卑不過俗吏而已然韓藎素守頗能堅食淡之心况箕範所陳亦嘗聞作賊之事不待控飯投之請翕然稱際遇之奇人皆言舉爾所知或不舉世固有求而不得今則得於不求華哉哀衰為之剡上彼如莘老監鹽倉而但蒙學士之稱至若仲淹掌西溪而僅得發運之薦是皆常事未是奇逢孰若玷名炎袋之中廁跡翹材之列竊惟今世為人客者皆曰門生詎意勸才有宰相而為之舉生因

稽舊比仰企前修李推官拒筮事之與遽見知於德遠陳權務論鹹源之弊竟取重於雍公此皆上宰之見知正與今日而相似其如凡陋曷稱品題姓名因鶚表以九霄聲價登龍門而百倍偶叨末第有慚科級之蹇騰殊乏寸長深愧吏能之膚敏何所守而有庶謹之譽何所學而辱遠人之期雖先生相與者仁義之言然君子所耻者聲聞之過某官四朝元老一代宗師出處合大易之宜仕止當夫子之可巨川舟楫大旱霖雨既全濟世之功上天富貴平地神仙復取隨時之義縱欲適午橋之樂其如勞丙枕之思喜聞疏渥於昕廷暫屈往臨於巨鎮春惟湘水重於長沙在先朝曾煩寇平仲之來於近代又辱周平園之至第聞地狹難容舞袖之回旋會即詔還侍看衮衣之入覲方且兼收於封菲庶幾可備於楠檟

某敢不永堅乃心不易所守每言益鞭於駑鈍期仰答於鴻私
史魏國除觀文每欲法陳襄之薦士趙忠簡還相位尚祈引
明仲以登朝

謝江西運副劉安齋舉職司

時安齋自廣東易節江西道由南安因致飯投
不免躁進之譏剡上乃居首選

藹慕泛紅曾依巨庇職司破白豈比常員俯陳感激之衷仰
蒼生成之造嘗以自昔門生而考蓋有終身舉主之依正仲
為康靖所知蒙特薦而即除中祕石叟本魏公之客更再世
而不出他門蓋飢則傍人飽則颺去者特世俗之常而入以
事父母出以事長者乃子弟之職矧平日席如天之覆憐謂
此身果何地以糜指自誓靡它厥監在上伏念某賦材甚短

議讞非長念帝德好生非得已而立法而人情欲壽蓋不幸
而陷刑惟有寬之一分未嘗嚴以三尺自顧夙歸於化治其
如未脫於選坑嘗愛前賢鄙甚小兒誇疾走又思今世或謂
丈夫當雄飛所以急於飯投不自知其迫切點爾何如吾與
也取其無躁競之心由也無人故退之亦姑示抑揚之意匪
怒伊教庸玉于成自瀟湘聞玉石之箴吾過矣吾過矣如繼
此背門墻之訓天厭之天厭之豈謂包荒而不遐遺與人而
不求備鵠飛三遠方嘆無依鶚薦一書首蒙送上乃知君子
愛人以德先生與言以仁以踈拙之庸而許之以學邃文清
以淺陋之識而期之以才高志邁惟有益加所養敢云可大
厥施公官人品一代之宗師學術六經之闡與松廳執法天
家御史之不凡芸閣分香瀛洲學士之妙選今乃以經濟群

生之手出而司澄清一路之權嫉貪吏如嫉寇讐言護善類如
護桐梓可憐鄭谷更教何處獻篇章恐使孝標飛向誰家傍
門戶遂令鬼瑣復入鈞陶某敢不圖報洪私力堅素守一之
為甚其可再自知取數之多二猶不足如之何尚賴成終之
賜

謝兩拆運判朱尚友舉改官

文公嫡孫

京畿司筭自愧駑庸冰漭舉材濫叨鶚薦矧為他人之客易
而登大賢之門難蓋紫陽一脉之傳有尚友先生者在凡經
題品於粲光華嘗謂委身於人者固後進之常擇主而事者
尤大節所繫人如晏同叔范仲淹始出其門世有歐陽公蘇
子瞻乃為之客况一家之文獻又萬代之宗師恭惟明公克
肖先哲所以及門者衆願以為受業之徒尚論諸生雖今世不
多蔡元定無高弟如乃祖得一王力行此愚所以為摳趨
而來其意實耻與奔競者伍伏念某志雖刻苦才極迂踈初
筮零陵訪瀟溪之坐處再遊橫浦溯伊洛之源頭茲叨右浙
之底僚又拜考亭之的嗣凡動與師門而相值亦似於道學
以有緣比修執贄之恭蒞遂升堂之願即之也温聽之也厲
不皆門外雪之嚴綬之斯來動之斯和又覺座上春之滿每
記竇從周之述備詳先夫子之言謂耿鎮江嘗漕兩浙二榜
在客位甚好深疾干求屢更有政績可稱自當薦拔矧飛輓
之權既一而廉訪之地又同宜乎遵祖訓而行幸甚為鯁生
之遇菴鹽已久偶焉儒級之登鹵莽者多敢謂吏能之著豈
堪撫字乃辱薦揚然而得攀附於師墻難以比尋常之剡牘
褒嘉得寵銘鏤奚啻公官理學淵源吏師標準雖持餉節惟

知體生財有道之辭儻進經筵又將舉誠意正心以告恪守
家庭之舊卓為人物所宗以先師舉用有才之心為今日激
勸後學之地遂令嵬瑣亦預甄陶之敢不益謹操修勉圖稱
塞辟如為山一簣止不無資培植之功其不及泉尺寸間尚
有望挈提之賜

謝戶侍劉斗岩舉改官

地官公舉素推衡鑑之精天府底僚遽辱菲葑之采拜奠大
作成之造有無窮感激之私敬以寸丹寫之尺素蓋嘗伏讀
鶴山先生之集真有前朝諸老之心欲以司馬公之薦士編
與夫呂文穆之夾袋冊范正獻之掌記陳密學之薦章曾文
靖公議之雌黃虞忠肅翹材之紀錄梓而成帙名曰達賢因
以知士夫行已用世之方亦且見先正為國儲材之意不圖

今日復見古風然而所舉之非賢或者夫人之得議休念其
雖無學問頗識廉隅讀孔門舉爾所知之辭當安定分佩伊
川求者不與之戒寧事躁圖自宜甘恬退之常豈可為奔競
所化嘗攷古人之汲引非如後日之干求舉安世者以不通書
薦紫陽者未嘗識面今乃頗移於素守至於無耻以自媒豈
知世有歐陽公蘇子瞻乃為之客人如晏元獻范仲淹始出
其門固自慚人品之不同然景慕師尊而則一不待控馭投
之請居然蒙特達之知燁然袞袞為之價重何所有而獲鄉
閭推予之譽何所長而辱器識端重之稱雖先生相與者仁
義之言然君子所耻者聲聞之過某官道尊斗仰望益巖瞻
司徒兼五教而敷豈專曰利宰相由左遷而進斷自此升匪
伊峻黃扉紫閣之遷方且兼赤箭丹砂而取遂令庸瑣例辱

甄以某敢不永堅乃心不易所守誓益殫於駑鈍圖仰答於
鴻私劉華老薦堯俞皆一時之遴選王巖叟事魏國雖再世
以蒙恩

謝刑侍檢正常蒲溪舉改官

齟曹竊稍自愧疎庸宰旅薦材誤蒙甄錄拜春風之披拂大
厦屋之忻懽感列肺肝恩淪肌骨敬以輪囷之藎寫諸竿牘
之中竊以本朝奏舉京官無一定數淳熙始詔歲額止七十
負艱哉一改之難必也五削乃可此一職司與四常負之舉
在諸選人為再及第之榮不惟通籍於金閨亦可進班於玉
筍合此最上浮屠之穎真有願人成佛之恩儻或一簣之虧
安有寸階之望伏念志雖刻厲材則迂踈自航宦海以來
尚穽選坑之苦少不如人今老矣空嗟歲月之蹉跎道之將

廢如命何徒重事功之感慨賤甚益人之職鄙哉俗吏所為
每思斥鹵之司實任煎熬之責幸韓蘄頗慣粗能堅食淡之
心矧箕範所陳亦嘗聞作鹹之事因仰思於允正固有屑於
是官莘老監衡倉而得學士之稱仲淹掌西溪而蒙運使之
薦至若陳權務論離源之弊亦取重於雍公李推官拒筴事
之興且見知於德遠遂啓覬覦之想仰希造就之仁冒然力
抗於丹忱或者俯垂於青盼離鷲鳥之群而騰一鶚莫難五
剡之齊詠騶虞之什而發五犯豈謂一朝而獲何所能而譽
之以學力雄瞻何所養而許之以性姿粹明燁然袞褒為之
價重公官宏深而肅括愷悌而慈祥念惟內惟貨惟來當審
克者有五事而庶言庶獄庶慎戒勿誤者凡兩云深懷以辟
止辭之思能致聽訟無訟之化至於以宰掾而通知三省之

知體生財有道之辭儻進經筵又將舉誠意正心以告恪守
家庭之舊卓為人物所宗以先師舉用有才之心為今日激
勸後學之地遂令嵬瑣亦預甄陶△敢不益謹操修勉圖稱
塞辟如為山一簣止不無資培植之功其不及泉尺寸間尚
有望挈提之賜

謝戶侍劉斗岩舉改官

地官公舉素推衡鑑之精天府底僚遽辱菲葑之采拜莫大
作成之造有無窮感激之私敬以寸丹寫之尺素蓋嘗伏讀
鶴山先生之集真有前朝諸老之心欲以司馬公之薦士編
與夫呂文穆之夾袋冊范正獻之掌記陳密學之薦章曾文
靖公議之雌黃虞忠肅翹材之紀錄梓而成帙名曰達賢因
以知士夫行已用世之方亦且見先正為國儲材之意不圖

今日復見古風然而所舉之非賢或者夫人之得議伏念某
雖無學問頗識廉隅讀孔門舉爾所知之辭當安定分佩伊
川求者不與之戒寧事躁圖自宜甘恬退之常豈可為奔競
所化嘗攷古人之汲引非如後日之干求舉安世者以不通書
薦紫陽者未嘗識面今乃頗移於素守至於無耻以自媒豈
知世有歐陽公蘇子瞻乃為之客人如晏元獻范仲淹始出
其門固自慚人品之不同然景慕師尊而則一不待控馭投
之請居然家特達之知燁然袞袞為之價重何所有而獲鄉
閭推予之譽何所長而辱器識端重之稱雖先生相與者仁
義之言然君子所耻者聲聞之過某官道尊斗仰望登巖瞻
司徒兼五教而敷豈專曰利宰相由左遷而進斷自此升匪
伊峻昔菲紫閣之遷方且兼赤箭丹砂而取遂令庸瑣例辱

甄收其敢不永堅乃心不易所守誓益益殫於驚鈍圖仰卷於
鴻私劉華老薦堯俞皆一時之遴選王巖叟事魏國雖再世
以蒙恩

謝刑侍檢正常蒲溪舉改官

齏曹竊稍自愧踈庸宰旅薦材誤蒙甄錄拜春風之披拂大
厦屋之忻懽感列肺肝恩淪肌骨敬以輪囷之藎寫諸竿牘
之中竊以本朝奏舉京官無一定數淳熙始詔歲額止七十
負艱哉一改之難必也五削乃可此一職司與四常負之舉
在諸選人為再及第之榮不惟通籍於金閨亦可進班於玉
筍合此最上浮屠之穎真有願人成佛之恩儻或一實之虧
安有寸階之望伏念公志雖刻厲材則迂踈自航宦海以來
尚竄選坑之苦少不如人今老矣空嗟歲月之蹉跎道之將

廢如命何從重事功之感慨賤甚益人之職鄙哉俗吏所為
每思斥鹵之司實任煎熬之責幸韓蘄頗慣粗能堅食淡之
心矧箕範所陳亦嘗聞作鹹之事因仰思於允正固有屑於
是官莘老監衡倉而得學士之稱仲淹掌西溪而蒙運使之
薦至若陳權務論離源之弊亦取重於雍公李推官拒筴事
之興且見知於德遠遂啓覬覦之想仰希造就之仁冒然力
抗於丹忱或者俯垂於青眴離鷺鳥之群而騰一鶚莫難五
剡之齊詠騶虞之什而發五犯豈謂一朝而獲何所能而譽
之以學力雄瞻何所養而許之以性姿粹明燁然袞褒為之
價重公官宏深而肅括愷悌而慈祥念惟內惟貨惟來當審
克者有五事而庶言庶獄庶慎戒勿誤者凡兩云深懷以辟
止辭之思能致聽訟無訟之化至於以宰掾而通知三省之

政以銓曹而公持九品之衡匪伊峻黃桑紫閣之遷亦且兼
赤箭丹砂而取詐期庸瑣例辱陶成某敢不永堅乃心不易
所守誓益殫於驚鈍期仰答於鴻私諸侯薦人與之諸侯大
夫薦人與之大夫固無是事衆人遇我報以衆人國士遇我
報以國士敢負此恩

謝淞西提舉倪放齋舉充文華科

初舉改官削至舉自已足遂繳回改舉

斗下光芒企晁董倫魁之彥天邊剡薦赴游夏文學之科方
自慚錦卷而還忽又拜袞褒之寵感甚一之而至再難乎二
者之得兼輒陳狂斐之章端寫輪困之謝嘗即薦舉諸科而
論無如文華兩字之榮必其人之卓犖英奇與所學之汪洋
磅礴自先秦以來未見之典籍何書不貯於胸中由柳開而

下一變乎繪締其筆獨追乎古作夫然後可以當士衡作
之譽可以擅孟堅摘藻之名必若而人乃預茲選豈庶庸瑣
亦忝薦揚伏念某以老門生逢舊座主詞非明水誤為陸宣
公所知文不阿房嘗辱吳武陵之薦昨者僭申於竿牘初非
求售於門墻有此殊知居然送上自惟凡陋已叨五鶚之齊
飛又拜吹噓幾若六鰲之連制幸合浮屠之穎遂還合浦之
珠緇衣宜改為芳荐辱品題之賜黃裳文在中也愧無綴緝
之長况造物所忌者文人之名而聲聞之過者君子所耻少
年氣壯固嘗夢李白之花老去才慳似有奪江淹之錦試以
昔人而致孰擅宗工之能合二晉而言惟陶淵明歸去辭自
三代而下獨諸葛亮出師表至若范文正岳樓記不能免小
說之譏韓昌黎聖德詩猶且議少時之筆以郭公甫過錢塘

所作而或謂其七分是讀以蘇東坡記寶相之歲而或謂其一字未安不知明允者疑短於詩妄議子固者欠工於韻如此而俾膚淺之學預著作之科是凡物而儕之鳳麟下乘而埒以騏驥詞林之雋非一條冰人物者不能館學之需必五色雲科名然後可某官道任天下之重身為人物所宗謂童試別闈曾放此人一頭地之出豈掄材當道不思昔時好脚跡之稱方且推廣盛心獎進後學遂令弱質例拜美褒然而華藻之勝者實意之衰辭語之工者世道之薄也惟當講求至理剝落陳言文章於道未尊敬誦后山之句科舉之外有學當求擬之所云

謝湖南憲胡顯齋特薦八士

舜闢四門丕闡招徠之道周有八士例蒙吹送之恩昔已

一紙之春風今遂成兩章之秋月澡身受賜拜手脩辭恭惟嗣皇續服伊始明詔百辟求賢為先咨爾二事大夫凡我有官君子各欽乃職爰舉所知其培植人才則有取乎咸平之初其涵養士氣則景慕乎淳熙之盛大者光明俊偉小者正直靖共南山有臺北山有萊聖天子既旁搜而博采大木為宗細木為楠賢宰相又並蓄以兼收盛哉古風見於今日公辭惟嗜古樣不入時每思父生師教之身當佩聖經賢傳之訓惟知朴實人每指其迂愚粗守廉勤已何求於知遇誤蒙甄錄特與吹噓豈期牛馬走之微得兼魚熊掌而取以木強之拙而許之以操守甚介以膚淺之愚而予之以才學俱優燁乎華袞之褒寵其緇衣之意辱知固厚揣分奚堪雖公舉非私僉謂可齊於元凱然謏才有愧恐難並美於隨駟公官廣

大包之量以容人持謙柄之平而稱物凡薦皆方廉恬退之士張中心定之知人所引多公正忠厚之流韓魏公之報國遂令嵬瑣更入陶成公敢不思稱所蒙益堅此志誓不移於素守期無負於殊知大臣法小臣廉當體父師之誨鄙夫寬懦夫立願堅節操之持

謝湖南倉李亭小舉從仕郎

烏幕綴負萬間廣廈鸚書薦士一日九霄過蒙特達之知不啻生成之造謹憑尺素歷寫寸丹嘗考自職令之制肇始於建隆而選人始定於舉負自職幕之薦申明於景德而選人尤嚴於舉主所以三紙關陞之限有甚五削班政之難於是契好綢繆夙昔有舊者其舉曰私親故干求彼此交薦者其舉曰互挾貴而問者蒙劫舉之誚惟賄是求者成舉之風

未若器之為凍冰所知其交以道仲淹本元獻之容可薦則公不備古風復見今日然必須於名勝始無玷於品題首非其人或得而議伏念其一燈辛苦四舉間關雖王嗣宗為狀元幾在臣勝矣之列柰楊大年典貢舉巧為丕休哉之辭大廷之親策謂何公道之晦冥甚矣然科目特一時之擢若名節乃大義所關惟自勉於此心求不負於斯學幸甚淺芙蓉之水盎然先桃李之春冀止之野非無良乃從隗始湖南之幕固多客誰在王前何所學而與之以文傳殿廬何所取而稱之以評重鄉國銳其進必速其退豈肯由捷徑而行遠乃猷斯裕乃寧敢不佩昔人之訓細味褒揚之寵大非庸瑣所宜官玉振而金聲準平而繩直道家蓬萊老氏葢室遍躋華要之途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盍掌絲綸之命仍借庾臺之

重尚持使節之光漸上之石維其高不憚岳山之峻皇七者
華遺以禮廣為楚俗之詢遂使鯁生獲歸鴻造人敢不益堅
素履仰卷盛心舉所知舉所不知幸遇大明於公道觀所主
觀所為主尚期無玷於師門

謝湖南憲王學可舉縣令

烏幕賢自托萬間之廣厦鴻鈞播物同一氣之陽春曾微寸
善之可勝乃辱殊知之其腆澡身拜賜稽首修辭當致建隆
景德之間最重縣令幕職之刻其始則舉自之定厥後則薦
主之嚴昭然定法之垂皆為選人而設所以三紙關陞之限
不啻五刑班改之難於是急於求售者掃舍人之門不以為
羞速於嗜進者宰相之書不以為耻曾未若內舉不辟外舉
不棄者為大公為至正上交不誦下交不瀆者非苟合非苟

容然須得於名流始無愧於僉論苟非其稱或得而譏如其
者讀書不多聞道最晚一燈刻苦宋宗之窗未鷄四舉間關
彌衡之薦屢鸚晚方末第殊負夙心雖王嗣宗為狀元幾在
我勝矣之列柰揚大年典貢舉巧為不休哉之辭大廷之親
擢謂何公道之晦冥抑甚然科目特一時之耀若名節乃大
義所關挈來泛於紅蓮敢濫叨於翠剡既有出門下之幸何
帝送天上之榮氣剛大塞兩間於直諒乎何有文昭回飾萬
物豈藻麗之敢言愧經書之罔功於賢勞而有愧感甚綉衣
之造燁焉華袞之褒揆分僥踰衷感激人官其業則大科
異等為今之命世真儒周爰咨度周爰咨誨風重駢駟之遣
雖速我獄雖速我訟肯容雀鼠之奸然且以收拾後學為心
以主張斯文自任遂使至微之鬼瑣亦皆獲囿於陶鈞人敢

不永佩作成益堅稱塞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既已辱於殊
知允號門生不知恩非人誓不忘於大造

代謝判宗趙庸齋舉縣令

大宗維翰夙欽麟趾之英先生與言遽拜鶚書之寵喜踰所
望感極而慚嘗數淳祐之正人伏讀庸齋之奏議其忠勤懇
切其議論和平言三老則自李而徐皆當世之典刑薦八士
則由蔡而牟俱明時之洪碩或比之精金美玉或譬言之鑠錫
干將或以其真見深識而有靈著神龜之稱或以其高蹈遠
引而有景星鳳凰之譽以節際聞者指為銀山鐵壁以廉潔
著者目為玉壺冰清以良藥妙劑比有用之才以寒松勁栢
言特立之操方今邊塵烽火人物晨星正需若人與吾共事
列之侍從則可以謀王斷國坐之廊廟則可以致君澤民亦

猶王文正再刻二十人如王曾呂暨諸公皆重望陳古靈一
藁三十士自司馬韓維而下總名流必得斯人不負所舉豈
期晁瑣亦與陶鎔謂有可以薦揚初不問其微賤其箕裘是
嚴鉉非工共伯氏之一燈妄希遠業充真寶之三賦思續
前功偶因延賞以入官聊復司征而竊祿豈謂不遺於一介
乃蒙送上於九霄職業罔修有愧吏能之敏甚詩書粗習孰
云儒薄之燦然得之若驚何以克稱其官朝廷元老海宇儒
宗其學尊主而庇民其才開物而成務道原深造孔門君子
之中庸封事屢陳漢室宗臣之忠鯁粵自立朝之後允幾告
君之章或歷上乎排奸之辭或懇上乎括田之奏憶昨歲逢
於己酉時維日食於壬寅舉世莫不憂危滿朝類皆緘默惟
公蹇上而諤上其言炳上而琅上且謂其本在明德新民其

要在復古修政戒私欲而植公道屏陰濁而扶陽明五鳳大
始之遇灾而責身元嘉大興之因變而知懼治平不知去奸
而釀成王氏之禍建始無以應天而屏棄李膺之賢凡空臆
而盡言皆愛君而憂國不得言則去累三十四疏而告歸迨
更化之新奉尺一詔書而復起天下所望以為相聖主方喜
於得賢豈惟履上於星辰自合功成於霖雨入辭禁闥中宸
隆簡注之深糾正宗支外邸賴典司之重使磐石犬牙之益
固即甘泉豹尾之催還猶收籠底之參參增重墻根之樨李
是雖晚出亦辱殊知公敢不刻以品題勇於砥礪仲由可宰
千室邑此時辱刻於公章荊州不願萬戶侯曷日得依於此
地

代謝淮西帥李愛梅辟

慕李膺之名宿已懷於飯向起袁安之卧今獲圖於陶成博
非佐慕之才端出轉鈞之造輒陳淺陋少叙輪囷竊以烏大
夫鎮河陽首搜羅於温造裴晉公使淮右先招致於昌黎或
隆禮而聘孟容或下車而辟文舉皆所以極一時之盛選為
多士之偉稱恭惟帥聞之尊聿護邊隅之廣為九重開大幕
府選群吏如小朝廷必謹揀於其人始無玷於所職執云庸
瑣可備使令伏念某學本闕踈志雖刻苦鋪盡元陰於紙上
空懷抱負於胸中少也燈窓辛勤萬狀老於塲屋踴蹙一官
自慚樸藪之微又迫桑榆之景然功名未了每思據馬援之鞍
矧膂力尚強猶幸徒廉頗之飯雖年少未容多遜况晚節尚
有餘香第素無婉畫之能又邈在窮邊之所入黃茅之鄉而
作從事已是浪遊泛紅蓮之幕而為元寮茲蒙刻上最是東

安之為郡係乎北鄙之要衝非智謀君子儀曷副典籤之選
必文章如杜博始堪記室之除處以非才難平善後公官道
兼文武學貫古今建籌邊樓智略出文饒之上陳破敵策規
模有伯紀之風不特江淮為之知名將使沙漠聞而破膽佇
看金湯之固入調鼎鼎之和况藉甚季方又世龍門之科第
而謏然仲子得聯鴈塔之姓名惟知修屬吏之恭非敢叙同
年之好公敢不力圖報稱勉效馳驅望蜀岡之高地之相遠
促齊丘之戍心以為期

稼村類藁卷第二十四

稼村類藁卷第二十五

古豐王義山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編
七世從孫冠刊行

啓事

除架閣謝平章曹秋壑

司筭何官敢望玉班之綴轉約有造濫叨金耀之榮拜上公
持地之挈提俾生意忽春於老朽輒厪子墨瀝寫寅丹嘗考
我朝故府之儲率皆當代英游之選或以郎曹而領是為要
路之津有杜起莘繇買務而除是官若李公潛以教授而擢
是職蓋名公鉅卿自此而升非者庸宿學不在茲列未聞尾

瑣而可躡遷伏念其大欠讀書何為末役間關四舉硯雖鐵
以亦穿赤竊乙科選如坑而未脫鄙其置身於離局難乎奮
迹於宦途分甘為拓落之官夢不到清華之地負材庸淺凡
事皆牽補而為處世迂疎此輩當高束以俟果何補於實
用徒爾贅於明時黃箬累鹽自笑驢車之服紅蓮依幕嘗為
鴛葦所蒙翻成不了之痴兒倍費曲成於元老遂令全璧罔
有微瑕第虞未贖於舊德遽辱持頌於新渥載惟主管文字
之任將以培植館閣之才若稽漢世之官則為掌故其在周
卿之屬是謂司書伊所任之匪輕非其人則不稱敢期庸謏
獲玷選掄斯筭履空未易究插籤之軸看書識歲誰能閱盈
几之文始聞命以戰兢終佩恩而感激直為奇遇烏報隆知
一官為帝者師任天下重函三為極一身撐柱於乾坤明兩

除架閣謝參政章杭山

作離双手捧擎於日月有功再造與國同休其任恩然則王
文正之明其抑僥倖則杜祁公之勇尚爾蕪叟於崑瑣使之
各效於走趨其敢不仰稱陶鎔益思勉勵謹歲都籍惟當守
周益國之言不出他門願終作韓魏公之客

成事別頭已拜品題之造升華故府又蒙拔擢之恩頂踵皆
出我公際遇無如今日敬憑子墨瀝瀝寫寅丹故嘗考官制於
我朝以此待當時之名士或以郎曹而領是為要路之津繇
買務而除則李公浩之在京局自教授而擢則杜起莘猶是
選人苟非其才不在茲選未聞尾瑣而可躡遷伏念公為學
荒唐百才淺陋四舉間關於場屋一生辛苦於燈窗當遠伯
王四十九年始塵末第得杜少陵千萬間庇可托

期不振之蹤屢有非常之遇曾未喻月已叨五鶚之齊飛甚
至溢自幾若六鰲之連掣縉紳爭詫鄉里共榮靖惟厥由伊
誰之賜其窮達不在命而在化筆其主宰不在天而在大鈞
端有機緣倍費造就載惟主管文字之任將以培植館閣之
儒若稽漢初已有定法必經術無通者方補是關必文書遍
睹者乃典是官腹不笥經未易究挿籤之富眼非烟月豈能
盡盈几之詳非老師特地於提撕何生意復春於衰朽如父
母愛其子息斯而又且憫斯縱天地生此身覆我者不能載
我蓋坐門墻之舊此通今古而然未有若茲備極其至官
正心誠意之學調元贊化之才禹成功臯陶矢謨參預政機
之密周為師召公相左佇者揆席之新凡群才均在於蓄收
擢弱管存蒙於成造公敢不恪共乃後無負所知小子無取

材幸園師門之甄錄參政行且相尚新化治之陶鑄

除架閣謝樞密陳靜觀

仰北斗之魁曾依龍榜轉東皇之造又入鴻鈞自惟至陋之
謏才乃俾濫司於故府感恩踰分拊已增慚嘗考國朝金耀
之藏是乃人物珍儲之所或以郎曹而領實為輝路之津蓋
名公鉅卿自此而升非老儒宿學不在茲列未聞尾瑣而可
躡遷伏念公學海漚如士林芥爾塲屋間關於四舉殿庭忝
竊於乙科堪笑揚雄自分為官之拓落可憐杜老何時得路
以翱翔猶記殿上一聲雷繞之時嘗有日下五色雲呈之瑞
廷試進士第二已豫為陳福國相業之規吾榜得人最多深
有愧王文正德量之重多少慶青雲之得路孤寒尚黃箬之
裹鹽惟知安汚濁之卑何敢作清華之夢至若主管文字之

職將以培植殿閣之需周曰司書漢為掌故必得博古通今之士以儲謀王斷國之才蓋所任之匪輕非其人則不稱每自慚於猥瑣獲邀玷於選掄貯笥腹空未易究插籤之軸看書識淺豈能閱盈几之文儻非力賜於品題焉有殊常之遭際靖惟庸陋端出甄陶彼李絳薄待年生且恐發四海偶同之語如昌言已居樞府猶不忘眾人會飲之懽皆我公念鴈塔之題俾小子忝鶉梁之處公官科名是董學問顏曾張樞密督師正賴運籌於帷幄司馬公入相行將對秉於鈞衡然猶兼取於楠棖亦且不遺於葑菲遂令凡陋獲預蓄收公敢不仰稱作成益思勉勵聚聿雲閣每觀壁記以有慚望紫薇坦肅拜台躔而知感

對移謝平章賈秋壑

余在京幕時福邸為大宗正行下臨安府追寧國府黃貽慶為一宗室告其罪余適當筆擬牒寧國府追解廟堂以不合不申聞朝廷擅行追解羈管人一日劄下漕司者五令具析至有不有朝廷脫誤大尹之語此蓋省吏借此攻京尹且宗正司行下不言黃貽慶係羈管人京尹申廟堂乃知元據出於余之筆都司擬吏劄行官合不降罷蒙平章判云王帥僉乃一好儒者特免降罷劄如對移以此答謝

謫才佐幕自速譴尤大造轉鈞處蒙寬貸小吏囿存全之地
上公真溥濟之天恪修駢驪之辭敬展輪囷之謝嘗惟天下
之事千里之謬其失在一差古人所言九州之鑄亦難成此

錯矧大府剽繁之劇以迂儒替畫則踈小有材者當之不敗
事者鮮矣伏念公一寒自守百拙無庸非元甫其人安有精
簡牘之譽之子韶之識豈能免胥曹所欺偶因閱訟牒之間
豈料為奸言之惑亦緣潦草誤認黃花自謂蠹官烏敢肆幕
中之辨無端驚董類皆籍紙尾而書明審之意謂何凶莽之
過茲甚用違是訓而誤庶獄昧周公立政所云不察其差而
從偽辭肯安國呂刑之釋本亦無心之過初非有為而然誰
令宵人致誤大尹輒追械士廉于獄孰不議渭州部署之專
重羈置冷清之誅要必待開封推官之奏居然執筆敢爾移
文誤以羈管而為編管之人輒因其析而控辨析之悃君子
之過如日月敢借為書星緣飾之辭王者之法如江河允幸
遇元老奉行之恕不特免譴訶之責反過蒙獎拂之褒保全
待制不降官盡出范文正之力對移指使便執擬當遵朱熹
子之言縱使糜捐亦難報稱公官手扶日轂功蓋坤維以一
身佩吾國之安危為斯世作人才之宗主正心誠意致知在
格物四書已久於用工尊賢容眾吉惡善矜不能一物不令於
失所大矣更生之惠甚於再造此身公敢不痛改前非力畜
今是雷雨解赦過宥罪既能休九重欽恤之心天地泰包荒
不遺其敢負洪造曲成之賜

對移復職謝平章

書生罪重山岳為輕元老恩深江河允淺其青氈之復舊拜
洪造之入新禧首修辭矢心推謝嘗謂親之於子豈專事於
鞭笞天亦何心特有時而霜雪蓋皇極無棄人之理故大易
著宥罪之爻有能自訟其非可在赦過之列伏念公強名曰

士大欠讀書半生刻苦於燈窗四舉間闕於場殿廷覆考
幾於續王士則之甲科臚唱傳呼幸爾玷蘇子瞻之乙選少
已在不知人之境老猶有未了事之癡箝紙尾而書未免犯
昌黎記盜田之戒取案牘而閱悔不辜歐公延夷陵之時偶
因訟牒之繙遂為胥曹所惑樊可範自壁山而敗本是勒停
之廢人郭忠恕有乾州之羈何乃摠離於貶所皆幕府不加
於詳審官由堂難已於施行雖罪在必誅豈虛辭之能飾然
過猶可改忠死路以自新仰惟元台又一大造謂衆人欲殺
其誰有意於怜才况一夫向隅豈忍滿堂之皆笑姑從薄罰
且辱殊褒蓋蒙稱獎於他人者未足多而經品題於宗工者
豈易得李如介甫猶難當純儒者之稱文不蘇洵何以得老
秀才之文書自惟庸瑣有玷掄揚載惟已換之頭銜仍舊本來
之面目爰籲鈞天而請果蒙化地之怜師古復為故官敢忘
後戒杜牧得洗前過盡拭舊痕雖畫百喙之多難述寸衷之
感官三代良佐六經老師再乾坤開闢之勲一宮府平明
之體爵取貴祿取富惟徇乎公靡徇乎私功疑重罪疑輕寧
過於厚無過於薄謂小吏既知於循省則公朝當示於寬洪
公敢不勉自操修力圖報稱過也如日月之食深有愧於斯
言復其見天地之心誓不忘於此德

光岳書記改辟行在糴場謝京尹趙常庵

邊幕贊籌壽翻思鑄錯京畿司糴多謝轉鈞敢覬望於斗升
冀路攀於分寸捫心知感稽首修陸伏念公為儒而迂聞道
也未四舉斫廣寒之桂一日看長安之花方陞對直言司馬
公亟稱其入等柰書生薄命歐陽子不放其出頭雖自甘甲

第之卑猶幸玷乙科之選亦嘗究心理李柰莫窺程氏之涯
妄習詞科未免為紫陽所薄獨鬱鬱其誰語將皇七乎何之
問選此末殊左其計不美焉而於暗昧妄求替畫於光山誰
推以柳易播之心遂起得隴望蜀之想爰即師門而歸向仰
祈化治之陶成乃蒙吁寒谷之春無復有窮途之嘆載念糴
場之設均為京局之榮如茨如梁乃求千倉喜遂大田之稔
為酒為醴以洽百禮釀成萬戶之春然而筦庫之司純乎近
利理財之職易以賦人幸於理欲以精明粗爾公勤之能守
却胡奴之米寧羨滿船畏老婢之驚肯甘媚竈嘗謂真卿未
必有乞米之帖每思淵明何嘗作山飯之詩侏儒飽而臣飢
鄙哉不恥瘦妻僵而子仆久矣安貧吾腹寧有殷其雷之聲
此心頗慕揚之水之潔然亦當為之事初非有冀乎名况辱

在于門墻益愈堅平節操之官躬所獲者粹庵以常而稱一
庶徹底之清無波止水萬變不移所守勁草疾風自司正
以來惟尚仁者之政肯如仲郢肆為彈壓之威每笑素安一
切嚴明之治邇者民食頗艱於回軒都人正賴於撫摩惟公
軫惻隱之心凡物罔生成之賜思由已飢思由已溺既廣推
拯救之恩予欲汝翼予欲汝為行即任替襄之寄方此搜羅
於人物俾之奔走於事功遂使庸凡例蒙甄錄公敢不恪共
乃職圖報所知對日月之清明稱緇衣之改造元戎自辟而
命於天子既獲玷於使令國士待我而報以衆人是有辜於
眷遇

辟鹽場謝丞相馬廷鸞碧梧

掄才別省風蒙銜鑑之公以笑京畿端出陶鈞之造等莫大

挈提之賜再此生靈之惠爰瀝寫於寸衷敬摳趨於丈席
伏念士林芥爾學海區如文不阿房曾辱吳武陵之薦詞
非明水誤為陸宣公所知論無東坡言刑賞忠厚之至而以
有學力批策無紫陽為國家措置之長而以識時務取非假
朱衣點頭之力且免紅扶勒帛之羞非蒙青眼之品題必致
白首之淹困嘗以自昔門生而考類皆委身座主之依就中
書而見者有好御迹之稱為宰輔所期者有傳衣鉢之語固
自知其非稱姑報誦於所聞矧厄於仕路之崎嶇亦甚矣選
坑之沉陸可憐杜老何時得路以翱翔堪笑揚雄自分為官
之落拓誤辱知於京尹蒙剡上於辟書倘非念壬戌之陶成
又安有甲寅之報可顧惟離局即古鹽人柰征繁非長未慣
通於齊筭幸廉勤粗律頗能守於韓蘄肯令嘆越於蕪甜當

使詩歌於若暴公官弘深而肅括其懿而惠和臯陶入相而
矢謨協贊雍熙之盛召公居右而安保共面寧收之勳雖勇
為綠野之遊猶念及蒼生而起憶昨首南宮之選衆皆以台
輔而期若稽本朝厥有先正歐陽公晚躋政府范景仁位至
端明名雖冠金榜之題身未到黃扉之地惟王沂國嘗魁禮
闈韓魏公以德器深厚推其賢王文正以邁退詳明稱其美
槩以我公於前日同乎當代之名臣然且開衆正之路杜群
枉之門大公於斯世名一藝者庸占小善者錄無不遇之
棄才人取數已多撫衷知感審傳說之象喜再覩調和鼎鼐
之新舉膠葛於魚深有望造就門雷之舊

辟新喻令謝邵守李為窩

登李膺之龍門未
飛王喬之鳧鳥實出吹噓以言介

紹則無又匪趨承

讀箋天之刻鞠躬懷伏地之慙

嘗謂端叔從東坡遊乃門下士師魯就仲淹辟本幕中人此皆舊知未為美事俱未若孫中丞引何待呈身王公旦薦揚豈皆識面不待既見之後無非相與以心曾謂今時有此奇遇伏念公士林芥爾學海漚如塲屋間關偶玷昌黎之四舉殿庭叨竊濫廁穎濱之乙科昨再調於銓曹俾與聞於讞議與運使爭疑獄何敢希周濂溪辨南安之囚微司理幾誤人竊有志王保衡平許州之案豈特寬之一分而已未嘗嚴以三天之苛詎意誤蒙部使者之知兼辱太守之遇謂縣令乃承流宣化之職惟君子有學道愛人之心不量宰邑之非才乃以薦書而持辟叨踰甚矣庸謬奈何載念渝州舊為壯邑憶昨曾遊之日正值承平之時硯匣生塵文書簡寡古廳

無訟田里相安夫何比年以來豈勝多事之嘆得非人不濟岳不能種河陽之李學不子賤不能鳴單父之琴矧當困弊之餘亦費爬梳之力辱使令之備至懼駑鈍以難勝公官傑然為當代宗見者謂名父之子問學如長江大浸匯而成淵材器如能泉大阿爛然燭斗自合首班行而立豈宜躬州縣之勞而乃唾視九遷之榮廉取一麾而出清江碧嶂暫焉森畫戟以疑香金馬玉堂行矣取青毡而出色尚念凋殘之邑可無經理之材遂使踈庸獲叨委寄公惟當力推行於所學期無負於斯民以慈祥愷悌之心集安靖和平之福舊令尹之政非可頌聞好官台之稱敢不自勉

江西道需學提舉謝參政王允中

鷗洋備食久甘獨

物詎意先春是雖拔一士於尋

常然實與一道之

已快衆心粵從判三極以

至今未有捨六經而然

以其文可以經天而縉地其學

可以尊主而庇民可以為大造立心可以為生民立命可以

為前聖繼絕學可以為萬世開太平在昔成周設大司樂謂

秀民難與九伍故當時掌以專官迨夫丘化之已漓甚矣人

才之不古戰國之士皆於客乎取兩漢以來出於吏者多唐

所尚者辭章宋亦從而科目斯文弊矣而國隨之仰惟明時

嘉魚多士於各道而置提舉俾善類皆有宗師伏念公學海

漚如士林芥爾四舉斫廣寒之桂一日看長安之花自甘落

杯於宮途敢意超躋於朝列國子先生入太學慚無訓道寸之

功吳與弟子多賢才愧乏作成之力曩者重來於鬻書幸而

粗穆於輿言人不履常而乃任徐州之教賢非安定豈堪為

湖學之師彼孟為旦評之所推所以歸鄉校而無愧者夫雖

耆先民且程顧何修等而上之蓋莫不自此升矣有是遭逢

之幸感非特達之知公官以身載道而南其名如斗之北自

生民以來所未有盛矣茂加謂嘉善而矜不能有一飯三

吐哺之誼無諸侯不揖客之傲續斯文於將喪嗟吾道於既

灰遂使疎愚亦蒙甄錄公敢不益堅素志而報殊知委中書

選差儒蓋不輕於卑職今運使提督學事深有愧於非材

差教授謝參政賈鹿泉

杏壇絕鄉言誰主斯文薇省銓材又新吾教上欲接諸儒於既

往下焉行一脈於方來以為何時而歟斯舉敢以寸丹所蘊

寫詩尺素之中常謂道不常如三代以前之時天必預擬一

人以當其會也
吳雖吾道絕續之交漢創

業以來無

後世不推知有典讓

後不有尹博其人則天下士於何而求義理之說

此天地國家所寄命非車句口耳之謂儒矧今下車訪箕子之疇說書無陸賈之輩倘我公之不作將道統之焉歸當今舍我其誰久一孟氏生民以來未有願學仲尼使六經諸子復見於人而三綱五常不墜於地此真有大造於斯也所謂障百川而東之伏念公為儒而迂聞道也未試文場屋至四舉以方策對策殿廷居乙科而有忝知科舉之外有學愧道德之負初嘗絲薄官以來頗為諸老所許國子先生入太學嘗粗見之謂明吳興弟子多賢才今又私於泚艾公官超世俗而立於兩負名教而責之身為大造立心為生人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嘗愛橫渠此言似為皇王而設豈

圖竟瑣獲圖甄陶公敢不仰體殊知益堅素志傳道授業解惑愧無韓愈之能博學審思力行益廣子思之教

代謝江西倉趙端齋辟正將

辭書上達愧無韜略之長成命俯頒俾服戎行之後僥踰已甚踟躕靡遲輒陳竿牘之恭抑答鈞陶之賜竊考將負之置幸自元豐以來合西北而論則九十二人東南之區一十三將至若獨負之制列于各郡之間此又乾道之初特從密院所請皆所以整齊卒伍燁耀威靈或以其沉毅而善謀或以其剛明而能斷或虎頭燕頤而有封侯之相或龍首豹畧而有剛敏之諫或工於訓練而紀律為之精明或長於擊刺而器械為之犀利

書生素無武略之於戎情元凱文場

且無稱於武臣

胸中百萬兵

張公平廣石之

揚而勝者謂之能

鎮服長矢所却者謂之有籌謀權身賦詩者稱一世之雄馮
鼓草檄者激諸路之進讀左傳於延安方戰之時才當八面
序春秋於吳寇始平之際者凱奏九重是皆博古通今故能
運籌決勝豈應庸瑣可副馳驅如公者累舉無成寸長奚取
念至危者軍旅之事可輕付於章句之儒嘗慕叔子之風相
從緩帶恐為高瓊所誚何不吟詩顧羽檄之交馳嘆毛錐之
馬用公官道高而立於獨氣大而美養以剛望其英標凝然泰
山喬木之重提此文印鑑乎黃鍾大呂之音以平易可近人
處心以忠恕不違道為學莫襄者意居於朝著胡然出守於侯
藩雖白路烏青原良以賢刺史而重然玉堂金馬正需真學士

之除既政最之上聞宜綸音之促觀乃疏恩於北關仍秉節
於江西帝曰欽哉召伯之棠陰未改民亦勞止中丞之教羅
疇咨矧八十一郡赤地之餘甚矣億兆衆倉生之困宋文公
之使浙首拯流民趙清獻之治杭丞推荒政此今日之急務
亦先生之本心豈特為一路之福星行即溥四海之霖雨猶
念邊隅之懿言預思將畧之難方碧油幢下之需才惟先所急
豈白面書生之不武可廁其間自慚公瑣之微獲在使令之
未公敢不益求刻勸勉副提携幕府開而所辟皆儒既獲備
董戎之列天下危而注意在將尚期殫報國之忠

稼
村
類



金

